



德比錄水

伊6
4069
5-3



門可伊6
號 4069
卷 5-9



德慈錄卷之六

辰巳錄

馳啓賊兵形止及請抄發軍卒馳採平壤

狀壬辰六月

賊兵形勢及唐人接待發送事昨已馳啓矣倭賊自昨卯時連續出來其數不在千餘人分運迭出馳騁駕往來若將渡江之狀多致識九終日相持我軍乘船相戰射中數人臣與耳言命元等同在一處詳觀賊形其長技只是識不用劍而已我軍若射矢則輒奔走遠避以此觀之若得紀律之軍與之相角則恐



亦不至於難制唐兵山來一刻為急以夜不收所言
觀之唐將似已入我境自前唐官之來雖平時皆有
迎慰接待之禮況今則大將統兵來救事體嚴重義
州江上迎接之事使尹根壽為之中路亦當使大臣
奉 國命以謝遠來之意因陳事急望救之情然後
事體為穩而救却賊之事庶或及時臣既受 命
接待不可坐待其來茲與十壽相議欲馳迎于中道
若相遇則所當以設茶果於始見之處而到處官府
下人盡散不成體貌極為悶慮且賊兵逼城已數日
而水上下淺灘把截軍兵單弱太甚安危之幾僅存

呼吸唐兵來到尚遲數日此處添兵之舉尤當急急
措置不可少緩臣路過散卒數人隨即入送因欲廣
行招集以赴而一路無人難以如意肅川安州以下
諸邑潰散軍士無遺抄發急時馳報事 朝廷軍別
遣宦臣一人急急處置唐官處告急文字亦連續馳
報使無稽延後時之悔

馳啓見唐人問答緣由因奔問 起居狀辰

六月
三日

今月十二日夜進來唐人八名自平壤馳到肅川十
三日發向我州臣招致總騎一人問賊兵形止則答

云賊兵數本不多其所以多者假設似之兵以惑人見如持旌幟之類也是不出用之兵也我兵聚集乘夜掩擊則可以一舉蕩滅云臣對曰言正是正是倭賊當初原不敢與我軍相敵只緣民不知兵已二百年猝然遇之不能敵當望風奔潰以至於此今兵迫城下已累日城中望救一刻甚急未知天兵當於何日到此摠騎答云十日十一日間應已越江因言援兵之來本不當遲緩而義州節制使多般擁塞哨探之人我地方官甚以為非云奮臂扼腕言之不已臣答云本官不識事體有此違悞國家欲拿鞠論

罪而以兵事方殷不能易置邊將姑待事定後論罪云則答曰何至於拿打因即辭去臣又聞唐人於一紙圖畫平壤地形及賊陣形止持去云昨日一時林世祿又率唐人十五名馳到安州更搬哨探於平壤今朝始見所賣咨文則有題請擬議之語兵期遲速以難料度臣不勝悶迫問世祿曰平壤受兵已久留陣將官言極力把截但水上下淺灘甚多賊狡計百出萬一偷渡繞出城則勢甚危迫未知天兵幾日當到世祿曰前六夜不夜已探賊情而去軍馬當即越江餘回路當過於之州等處臣因致往來勞苦

慰謝之而退人際切者唐人辭色自初雖聞我國
被寇時來而不知屈的其後南邊郡邑以及都城
連陷旬日之間頗或懼訝且又事勢則甚急而告
變請兵之事率多執緩義州之復多費辭說糖塞來
探之人引無泣血奔走倉黃迫切之狀故雖云張兵
相救而終以事情為訖致此遷迤此事理之所固然
者且唐人累問國上何以又為遷避臣令譚官對
以賊兵迫城羣臣請出避而將官率兵督守保無
踈虞公答曰知道矣惟是一路郡縣人吏頑甚且逃去殆
盡唐人飲食及飼馬草料多不接濟唐人時有慙色

恭於言語此於事機體極為關重臣戒勅守令使
之十分盡心而猶未如意前頭大兵之來調度支供
益難成形臣尤為悶慮且臣之愚昧何知兵事但連
日在城中詳觀賊兵形勢極有可乘之機若得救兵
來到合力齊舉則可無不勝之勢而大加移蹕之
後民心不甚搖動軍士各自致力此亦恐是天意江
邊潰散還歸之至及他未設之亡勿論多少節次添
入為當得聞黃海道海邊居民亦多相聚剽掠別無
統屬其數甚多云亦須別遣一人急速招集以添軍
數或以海州放使來奉旨為其道節度使俾令收集

散三鎮之列邑一曰川進安安岳文化海州許多海
邊之邑賊兵皆所未至朝廷嚴勅守令毋得如前
奢逸以符賊之時之勢迫截之計而為今時之急務
矣謹遣從王三之慶晉恭狀馳聞且奉問起居
遣從王三之慶晉恭狀馳聞且奉問起居
臣今日在安州謹具狀 啓一迨至唐官於世諫而
傳遠東答文令從王官于慶晉馳赴行在于遠邊
同日由時慶晉言大駕已離寧遠道路傳說未
定處所不得已遠來一臣且向捕泣五內震裂即當
隨赴行在但遠東答文必須刻即回答付送于

人還去之時事甚急迫不可遲緩更令辛慶晉是問
進去前封書狀并為上送因以候問起居
馳啓平壤賊勢狀六月十六日又在嘉山
江岸時大駕及博
臣到控江亭路逢潰散之卒絡繹於道問其緣由則
昨日夕時賊自王城灘偷渡兵使李潤德先走江上
諸陣兵皆潰散云極為驚駭平壤城中若被圍則外
無援兵事甚危迫且土兵可用之士如皆散去唐兵
雖來形勢不接難以成功義州宣川等處逃散之卒
臣令軍官時方招集他路散出之兵領分定朝官急
期收召悉赴於唐人來到之處而行在好駐處亦

從長計議急速處置庶無迫逼之患

林畔驛唐將分付李資事及路逢忠清道書
狀陪持人上送發遣從事官洪宗祿有守龜
城倉穀狀六日

臣昨日留金命元差元翼兵使李潤德守定州與防
德復資資同行到雲無斤候唐人皆已還六日從時
到林畔初欲請見唐將決問車駕已親臨面議臣
追到言辭曲折恐致重複還有未安之意故令譯官
只通李資姓名以為平壤留陣將帥欲親陳賊勢且
聽老爺約束故采兩將答云賊勢吾已詳聞將帥離

陣出來則軍士將解散無留見我即還去整軍以待
可也既而史遊擊拓通事密語云吾不議於戴參將
獨通于摠兵官請簡精兵三百直到賊所若報可則
吾當馳進汝國將帥亦極擇精銳以待吾行嚮導可
也李資終不得見今曉還赴定州而他餘諸將之分
散者如李鑑李薦邊無形影監司宋言慎以本道總
率之官亦由他路以去時在定州者手下無一軍卒
拱手相視計無所出自大駕西行漸深道路流民
十五為群如失家之狗無所係心強者搶掠弱者奔
送數日之內將盡為亂民所見悲慘臣之昧慮只有

叩心推賢求死不得而已臣路逢汚川鄉吏自言持
忠清監司 啓本欲違 行在而間關水陸足腫難
行臣令帶率下人有馬者盡去馳送狀啓之事雖未
的知而漢江以南忠清全羅郡邑尚皆完全慶尚左
右道郡邑除賊所經過者外皆為我土黃海道海州
等邑亦未蕩敗壯道開東依舊而今幸 天兵來救
若將士協心與之合力似不至於無可奈何但國網
蕩然寇賊未至之處守令多先逃去散失倉穀傳聞
江邊近處如龜城等邑亦已如此唐兵雖來事無可
為臣從事官洪宗祿曾在龜城詳知其處之事故事

急未及 啓稟從中路發乘夜之馳去曉諭人吏堅
守倉穀以待 謹啟云云

臣等昨得使臣及請成從校生崔忠國
等稟言 謹啟云云

臣昨日病甚不能遠行到一兩日今日待病勢必歇
將向良家道路應行之事已為移文三三並安且令
從事官之三人言先去料理臣隨後點視計將六旅自
義州至三三州糧料雖言其指置僅可支給四五千兵
馬之食萬一 天兵之數越三而盡出此路則支持
之可慮臣路中因下人間由義州至朔州往

龜城茶川之六博川等四行大路而兩州通軍糧
最優如唐將之欲分路則此一路可以指直復山谷
之民粹聞之亦不無驚懼逃散之弊 朝廷各別
詳審利害處置為宜也臣路達咸從校生崔忠國鄭
彥龍郭基在繼漢軍以本處民情頑惡軍討賊為此
欲疎路達 今在此其息可嘉聞三縣其處已合之兵
數過萬餘云人心如此賊威可期但大恐已集而節
制無人則恐難成功甚為可惜亦須急急區處忠國
等亦當略施褒賞以聳動人心云云

請遣宰臣一人收拾平壤以東軍兵狀

平壤以東成川祥原江東慈山順川殷山价川宣邊
熙川雲山寧遠德川益山等處號令不通守宇逃散
收拾之事一刻為急使有智慮宰臣一人不分晝夜
馳去召集軍兵出於平壤以東而大兵從北面感之
因及時傳諭于黃海道原京畿以南使宜隨處設伏
要截賊路此且取為今日之大計故敢此一書達

一路軍兵指置緣由及留定州調兵前進狀

七月十一日

七月初九日同副承旨成昭有 旨言狀臣在定州
祇受旨兵支待糧料自是明良軍軍查探時各備三

之入一日之糧假家金無與豈可物略已措旌定州
則白米五十石造米五十石田米五百三十六石從
事官洪宗祿與府使子承吉從龜城同力措置亦已
輸到此乃五十六六日之糧嘉山郡人義散失殆盡
軍糧則以定州一節有可推移營時而馬豆則本州見
在之數僅存餘石恐有不足之憂安州糧穀多少尚
無來報尤為可慮臣見近日陰雨連綿處處川渠漲
溢萬一未易開塞而計多兵馬久留一處則數必糧
餉繼備無路極為悶迫三縣穀輸運於安州事亦連
續遣宣傳官及軍官督使而時未知來泊與否兩江

船隻事宣沙浦僉使張祐成在大定江粗合公私船
方造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中亦以公私船五十餘隻
造浮橋於晴川江各已牒報來到臣賤疾猶未必差
艱到定州不得已留一二日待敵前進于嘉山安州
等處檢察凡事計料

馳 啓牙山糧船到泊緣由及發遣曹好益
召募江東等處軍兵且請洪世恭勿違調度
使仍舊塞在款同日

臣既為祇受書狀後即因忠清道進上陪去人等言
聞方山人言白米一千二百石已泊于定州立石地距

定州三十里許若乘潮回泊于安州則一日可到臣
方以安州以後糧餉接濟為憂遠道許多糧船如期
運到必是天眷國家中興之運不勝喜幸即時發遣
守門將原主雁及臣帶率軍官使之馳去令於明日
內到泊于安州此船既到安州則軍糧自為可繼而
順安縣亦有馬豆一千餘石人馬一時需皆無遺乏之
憂今人心既集賊勢宜蹙正須多設軍兵各處並進
以成犄角之勢臣路中逢義武府都事曹好益自言
前以 朝廷之命召募於江東曹處而平壤失守之
後人多沒散且無上司公文雖有願從者不易聚會

臣即為文移曉諭聚成川曹處守令人民使之俱興
應募以赴國家之急乃使曹好益更去招集若江東
等地之兵入領收集與三營之兵東西夾持而分遣
精卒抄擊口知往來之賊且其口海道形勢通則平
壤之賊如驚口之鳥不難殲滅也臣即問度使洪
世恭以罪惡職三世若罔不無稽緩失誤之罪但今
方在此危急進退之際他人亦及來到恐事益稽緩
似當姑仍舊任事之後以累合於時宜以此類官擅
恐三地

有 曹好益之人使三世若罔不無稽緩失誤之罪但今

輸送順安者三百四十餘石足以支數日之糧其未
是者陸續輸送牙山倉米三百石移載甌山船隻令
回泊于三和廣梁龍岡三和等官米豆八百餘石并
令回泊廣梁等處 天兵收復平壤而渡江追躡則
將以此穀接之第念 天兵出來後因事力窘竭尚
未一舉犒軍之禮其於國體極為未安萬一得成大
功湯平克賊而還則宴慰犒賞之事當從優厚以答
其勤臣與調度使等相議欲於平壤安州定州義州
四處為之所入雜物大豚參商則一處各酒千餘盆
牛二十餘頭猪羊雞狗從其所得措備各以近處郡

邑并定預辦其中又定差使負使之次知檢察行移
知委此事於國家事體關重且 天兵既已救活我
國百萬生靈之命則其所以報答者不容不盡雖有
小弊有不暇顧况酒千餘盆不過米三十石以此計
之則并定各官一處所出僅五六石而是可辦出唯
平隻則本道頗稀貴故慮或難辦今民間自願備納
者祇年復戶免後或他論賞如此湊合可以成禮但
義州則 大駕所駐其禮似當盛於他邑宴享後唐
將以下贈給禮幣亦令該官預為磨鍊準備使無臨
時窘乏之患

天兵進攻平壤不利史遊擊戰死狀十八日
昨日唐兵進勦倭賊終日作語言語忽聞先鋒史遊
擊為鐵丸所傷以死唐兵連續退采極為驚駭之際
夜半祖總兵王恭將立馬城外招通事外義僉語之
曰今日我軍入城多殺倭寇而不意史遊擊身死我
軍亦多死巨僮等欲乃留更為勦捕而矢盡火砲亦
盡故不得已退軍當與楊總兵更調兵馬多數出來
傳語宰相撫定人心勿為搖動津頭浮橋亦勿少動
以待之僮等遲不過三四日當更來本欲入城留宿
而此處糧餉不敷故不為入宿今日當到定州因馳

去云他餘事當隨後狀 啓此甚緊急消息故敢此
先為馳啓

慶置青龍浦軍報狀七月十九日

唐兵退去緣由臣已為狀 啓勝敗兵家常事况唐
將不無輕敵之心以至於此極為痛恨三縣之款輸
到青龍浦事當勿意唐兵直進過江恐前途糧餉難
繼故有此處置今則事勢如此節期遲速難可預期
故臣通文於金信元使之量勢處之以唐人所言觀
之則揚然立之軍必當變為到自義州以南糧料
之需亦應三三加料理宜速以之給臣亦留此無益

史觀書卷之四

天六定

今此 天兵又下荆襄小蠻其為痛憤莫此為甚蓋緣我國近日之弊言以在無道遺道為言祖總兵以下遂和輕進倍道疾馳馬病人疲加以天時不齊大雨泥道宵夜行師道之險城之下以其所知乘其所長其致敗衄固不足怪既退之後又不與我國之人商議處置而乘夜以行過州府皆不入雜於亂軍之中微曉不止臣聞昨日任德江亭使從事官辛慶晉馳去問安則答以若知宰相在安州可入見而為護

史遊擊 喪事過去云因為留宿於亭上軍糧十餘駄及支持饌物顛倒追及今日又因韓應寅所報聞唐將欲退駐嘉山而應寅令譯官語之以當駐安州則唐將持疑未決諒聞軍士之有病者云自昨日至今大雨如注控江真乃是曠野空澗之地無一依庇而許多兵馬抗籍風雨以至二日極為慘厲將之意欲更閱軍兵且招揚兵多者兵馬而來巨勢念即今兩漳方深聞密道連亦可預期而一路軍糧所儲定州有龜城穀三三四百石牙山倉田稅米五百石安州有牙山稅米一百餘石此外縣邑所儲六抵僅

支一二日今唐六師駐之處非定州則安州而安州
自亂民亦亂之後器且多無備家共事雖方督令而
亦難如意道作觀此事孰能統六則當以堅定州休
息軍馬而其病不堪用者此為運送揚總兵則或因
在江沿堡或進駐義州以俟兩軍然後以此徐徐進
發使馬力不之疲整不疲計出萬全可也不然而輕
動不已千萬之兵遠復則未處處留連而兩不時蹇
川渠濬溢則進退狼狽在我亦將何力繼餉堅食之
軍至於多日乎臣久聞事勢計不知所出為之連曉
吁嗟謹此具由馳 啓朝廷各別從長處置史遊擊

之喪在我當極優護而送臣聞其將至即令州官備
棺材祭物以待而夜中過去人不及知棺則追送於
途中其他千總以下身死者亦有數人因我國之事
天朝將士至於死已傷痛尤極護喪路費銀兩及祭
奠事各別致厚施行庶幾盡繾綣之意祖總兵之言
於辛慶嘗者亦如此臣留此別無所事事第念唐兵敗
退之後人心恐或搖動姑為仍留觀勢進退計料

安州留往唐把總二人還歸狀七月二十日

昨日二更唐人二名自嘉山來到今晚留館把總孫
榮姜安其守率其子弟屬唐人百餘名盡為還去莫知其

由館云出示然其傳訛節度使李愬處小帖故傳書
翰上听云檢牌似無益於戰用恐被責怒令安州措
辦四十餘箇以示孫崇其令此帖文內又乞多造處
置極難唐將無止不可計度大抵恥其無功而歸罪
我人以為自護之計傳聞之說極多駭愕 國事不
幸每每如此徒切悶嘆即今潦雨已霽道路方通正
當乘時勦賊之期而聲援不接衆心震懼前頭之事
有難期必痛陳事情更請援兵事望 朝廷商量處
置

措置軍糧以待 天兵再舉及設遣體察人

分往黃海咸鏡道與移文雲山郡守成大業
等招集武士狀

近日唐兵出來與否漠然未聞極為悶鬱臣時留安
州輸運各處之穀定州安州已到者米各二千石馬
豆各千餘石足可支五六月之糧雖至於萬
兵數日之內不至匱乏若過此數則誠有難支之憂
請兵多寡出來遲速預為詳知可無窘迫難辦之患
十七日接戰時被傷唐兵累殲曳是自平壤出來者
連續不絕令一路各官盡心救療其失馬徒行者使
之出牛馬載送臣聞黃海道瑞興山城多有各邑倉

穀且據險絕若有數三人守之則賊必不敢進攻保
守與否未能的知募得自願哨探者義州驛子金克
謨咸從鄉吏金應龍官奴丁守等從間道往探又移
文于其處各官授以邀截賊路之策使之倡率吏卒
盡力殺賊又募得安州僧二名從盜山陽德山路往
探此道消息而時未還北路之賊萬一與此處之賊
相合散出於陽孟之間則勢甚可憂臣連續移文于
宋言慎令申勅各官極力把截惟道內無一武士可
以定將者前聞熙川等地諸山避亂者多歸之其中
或多武士出身之人故令雲山郡守成大業評事李

尚哲魚川察訪邊以中等分道招集克期來會并為
星火知委今日李元翼李魯等方以大軍進戰而三
縣之兵從西面同時並舉人心奮憤適又雨勢快晴
行師便利幸以天意悔禍殘寇掃蕩平壤以南可以
鼓行無阻秋禾方熟糧餉之事亦可隨處取辦不勝
佇望之至

馳 啓順安軍進攻平壤狀 八月二日

當日舉事緣由詳已馳 啓午初李元翼自釜山院
馳送小隊內平明遣兵降福院以先鋒挑戰賊三十餘
人先出普通門其餘列立城上張旗幟云俄到普通

內降福院茲山路等處引賊出來百餘名其中一賊
騎馬獨先馳去之際我軍乍候遇賊發射時方交戰
云由時又到三通內引出倭賊入我軍伏兵中殊死
戰倭先鋒精甲五十餘名中箭二十餘名即僵仆而
死還為奔北之際有追來倭分運直衝大陣中大陣
軍驚為散退來今方結陣于金山院之西矣將有大勝
之勢而竟至於此痛甚我軍今方點閱時未知幾名
死傷其間曲折自有本處狀啓而大槩先鋒突戰之
賊幾盡射却猝見直衝追來之賊不能抵敵驚散出
來而不至於潰退將點軍更圖緣由為先馳 啓

查報軍糧見在數狀

天兵經過一路各官糧儲大抵皆蕩敗之餘當初意
其不能成形近來諸處之穀連續輸運艱難湊合足
可支給自義州賣糧可到定州自定州賣糧可到安
州義州則本倉之穀頗優不足則昌朔二邑之穀可
以連續添補定州安州則悉以他處之穀輸運前後
唐兵已曾散給之外摠計今日見在之數白造米田
米并二千五百石豆二千六百五十餘石唐兵支給
一日之糧必用三升以此計之萬兵一日之糧為二
百石二千五百石則當為萬兵半月之糧若五千兵

則可支一月豆一馬支給一斗則二千六百餘石亦
萬馬三四日之料此雖似不足而龜城貯儲亦當添
補安州站見在穀數雜米并二千六百八十餘石豆
一千七百七十石此數比定州稍優而豆則似為不
足然若未留運則猶可支給臣之愚意賊勢方熾而
我軍形勢孤弱人多怯戰雖時時抄擊必有斬獲而
我軍死者過當至於人民逐日被死掠者不計其數
萬一賊悉合醜類散漫西下則事之寒心非可以一
二計前日 天兵之敗乃將帥失策輕敵之致非兵
之罪也即今秋氣已高馬足方健若請數千精兵與

我軍先定約束誘引出來與之犄角馳驅於平原曠
野之中則些少殘寇可以立盡此是何等大事何等
機會雖有小弊有不暇計况見儲糧數之數不至於
蕩然無計朝廷各別處置圖惟萬全長策不勝懇
望之至

探報黃海道各處人民起兵討賊錄由狀八

臣前日所遣體探黃海道人金克謹等昨夜始為還
來備言黃海一道事情且持遼安郡守韓守真牒呈
及各處人民文狀以表不自 車馮 逃 陷沒之

後遠近民情無所係屬弱者從之... 盜
劣者不知其然而其中能者自... 盜
或有之至... 於黃州之民... 仁伯
去處... 文
移悲感傳... 功民情如此賊
賊無日... 令將帥之類一皆... 無一人
倡... 謂上通於天... 痛甚傳聞
仁伯逃避于德泉等處而近來始欲還官已向成川
判官鄭... 亦從三縣向去云果登時到官收...
三則猶可濟事 朝廷別為區處右人等量加... 異

使有與起之心其中崔銀老則以年少出身之人先
倡聚軍欲勦賊倭號令頗行於其類將來不無可望
臣所... 空名告身欲為先付送黃州等處之民間
天兵欲渡江而朝廷憂糧餉之不繼... 新穀已出
若 天兵果渡江則處處眾民家出戶輸領為接濟
惟... 早為湯平以活民生到處涕泣言之云極為矜
惻前月二十八日平壤接戰時我軍死三者其數不
少今日所用精銳惟是江邊健兒而日漸銷耗賊氣
猶盛未曾一挫... 痛惜... 移文于江界... 諸人
家屬... 與舉行

急請 天兵討賊狀八月

天兵之待糧穀各處見在之數已曾狀咨請兵與否及兵馬出來遲速其他凡百動靜漢賊未得聞知極為悶鬱而密運賊軍意外之虞不可不慮各處輸到之穀尚存載紅留泊未得輸入官庫其中如牙山稅米輸采之人遠處漕運在海累月到此又留滯多時日日呼訴臣多般曉諭每令姑待或給糧料使免飢餓而秋氣漸高薄衣之人勢難強留處置實難即見觀空復李元翼傳報賊由形止極為叵測而大槩此賊千里遠闔一未大挫其鋒自入平壤盤桓不進

其間必有奸計魚且 天兵與我兵連次退北江邊士兵死傷日多三縣之兵又復潰散順安大將所統不過數千而無用者大半至於元帥所住則只有兵軍一二百他無繼援之兵可助聲勢脫或賊兵多集分道散出左右支撐其勢極難臣日夜憂念不勝寒心今此倭賊書與臣意不可不速為申報於 中朝又痛陳賊謀兇慘須及其未集之前而為協力搗蕩之計然後可無後虞若是則將亦必聽許而庶無緩不及事之悔

料理運糧狀 八月九日

本月十九日左承旨成貼有旨書狀臣在安州祇受各處郡邑倉穀板蕩之餘大兵遽出調度之事宜計無策前於五千兵馬支給之需破東補西移彼就此僅得成形固已殫竭心思不遺餘力而天兵退還再調兵馬直出於萬萬意外周知所措一路糧糈見在之數大緊略具於昨日狀答定州用餘時留在者龜城采田米三百餘石牙山田稅金五百石以五石通計則合為一千五百餘石乃是萬兵五日之糧安州則時存牙山稅米七百石移轉米用餘二百石三和龍岡田造米并一千餘石載航已久而中間令

泊于廣梁唐兵退來之後又令移泊于安州故時未來到方為催促若無事到泊則此所儲幾至二千餘石雖萬兵出來足可支十餘日此外如嘉山宣川龍川鐵山所儲僅可支三四千名一日之糧而更無措辦之路以此參酌後運出來之軍若至於一萬之多則誠無可繼之策至於馬料則每一匹支給一斗所入十倍於人糧辦出尤為無策雖欲以唐黍粟稷雜物充給而唐人例不喜受且雜穀亦所難繼尤為悶迫安州時留在馬豆一千石定州有一千石宣川亦有千石義州則本倉及所串定遠倉所儲最優於他

邑築至萬六千石此外傍邑見在之數龜城龍岡
皆有一萬餘石三和江西皆有六七千石如可登時
取用則可以接濟而龜城距定州雖一日程山路險
遠近日各官散輸之數合米豆已過千石人力已盡
今欲連續繼輸而恐難如意惟三和龍岡舡路相通
似可優輸而海潮風汛順逆不齊難定期限至為悶
慮且軍糧每人當用二升而當初過於優厚日支三
升傳聞唐兵不能盡食多以餘米撥買他物云亦當
舉實裁損以為可繼之路臣當此大事計拙心耗恐
之軍與晝夜憂悶自該司凡生財足食之策別為講

究急速施行

請以李賢為召募官送于黃海道狀八月九

賊勢益熾傳聞黃海沿路處處皆作土城木柵屯兵
以守招集人民以為久留之計而守令則逃竄山谷
將帥則玩寇不戰望其有退臣誠痛心猶有一分可
望者民心頗奮往往各自團聚為勦捕之計云苟能
激勵興發並起齊舉如報私讐則賊賊庶幾有期臣
觀近日之事民兵愛護鄉里隨處勦賊者稍有所獲
名為將帥而屯兵結陣則賊至皆成奔潰如廣州之
民初相結約設伏射賊賊不近境及邊彥瑋為將屯

兵少遇零賊一時皆散而廣州因以不守加平之人亦頗團結捍賊而趙倣邊應星申彭壽等合軍二千餘人不發一矢又皆潰散加平亦不守蓋將不得人而兵皆烏合賊至無意慶戰引軍逃走其間雖有勇悍之士不能獨戰相率且去如此而望其平賊不亦難乎臣又伏念古人云危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今此賊亦然當因勢乘便設奇取之稜鐵最關於戰用其於夜擊尤便愚無用之者耳臣於安州打造二千餘箇又令近邑方造萬餘箇欲分送於各道只慮無可使者適白川人宣傳官李賢來此自言已與傍邑武

士結約勦賊已合數百餘人且哨探開城興義平山江陰等地賊之動靜頗詳知而以復命事將向行在云臣親與言說其志可取敢望朝廷借此人以召募之號急遽還送于本處使成其計甚為便當并下諭于觀察使如此人等別加獎勵俾令同心戮力各自奮起勦滅醜賊其有捕斬而得其財物者勿論多以輒與其人又即論賞使有興起之心

馳啓我軍與賊接戰事狀 壬辰八月十一日

昨日辰末午元置傳通內左邊擊升錫命馳人進告內任賊或云二十餘名或云四十餘名後運則不得

的知金山院向來出送伏兵等接戰云云故繼撥軍
鱗次入送吾通內左亦候將金應城馳報內諸將等
并為追逐至咸福院碧潭土兵孔玉柱進告內彼賊
先鋒三十餘名投劍又捨劍自曰我軍欲向我地汝
等亦捨弓矢來聽我言云而我軍無數發射直進賊
所則賊兵次次遁背云故繼撥軍全數入送大軍亦
前進計料三通內三領伏兵將李元馳告內我軍博
擊則彼賊退屯種松處四通內右部將馳入進告內
倭賊等遁還入城未及追捕云云故其辭緣為先馳
啓昨日斬賊二級并為監封上送

馳 啓我軍進戰得捷軍物輸送狀八月十日

昨日狀啓後續承所通啓在接戰節次而賊倭兩路
突出無數放砲之由已悉於李元異狀啓矣其後更
通內終日酣戰日暮時罷戰明日又進是計倭奴多
數死傷我軍中九及死者當隨後抄報姑以所見記
之中九不至重傷者二十七名死者數名云云臣軍
官權澆等馳告內爾時罷戰我軍還到金山院結陣
而自始戰以來我軍力戰得捷莫若今日云不彼我
所傷雖未及細知而大槩得捷分明姑為慰幸臣所
領軍物三更初一運未明時一運輸送

馳 啓黃州牧使金進壽捕賊緣由及速請

天兵狀

當日曉狀啓大監沈遊擊往來金山院與倭人接話辭
緣及黃州牧使金進壽二十三日自鳳山來賊六百
餘名內捕斬倭將二卒倭一倉馬五十餘匹十物亦
為數多之由矣平行長答書及遊擊問答小錄親監後還
送次監封輸送同決尾云遊擊自金山下來曲折及
問答之語更問得實緣由不為并錄云云似是唐人
再送後未見其報而還今觀李元翼所通則尚無速
進之意講解倭兵難保必成金進壽斬殺如此雖可

慰喜生入之賊亦必數多考其日時則似是由和已
報之賊而前頭之事亦為可慮 天兵速請之舉
朝廷更加措置賊倭則連日如前出現即為還入

有 旨祇受糧穀分付處置後發還狀壬辰八

今月初九日右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十一日都承
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安州祇受臣來此已近一
月糧餉一事檢舉輸轉之外別無勾當緊關之務自
前月庚兵退去之後即欲還赴 行在而或慮人心
騷動且諸處輸來米豆數千餘石不敢輸入官庫皆
留泊江中萬一有意外倉卒之慮欲為臨時處置遲

留至今安州以北各邑則臣所親往檢勅諸事粗各
整辦而惟他處輸來之米或久陳或糲惡不堪支給
唐兵從事官洪宗祿時方往來者點使之改正精者
肅川順安則初以近賊所之故不欲預聚糧穀至今
未得多運今聞唐兵出來之後始令於三和龍岡等
邑急輸米豆一千六百石分置於肅川順安但此等
之邑民丁盡在行陣老弱多處山谷許多之穀恐未
得及時齊到而從事官辛慶晉自十餘日來重得疽
疾專未運身奔走檢勅無人可使不得已遣臣軍官
往督且以大將從事官金信元時在三縣故使之檢

察各邑及時輸運可無稽緩不及之弊臣更為移文
諸處措撥後明日發還計料

懲惡錄卷之六

業必錄卷之七

辰巳錄

馳啓北道聲息且請收來南方箭竹以備戰
用狀

臣欲詳知北道聲息而慮無哨探之人以山谷道路
僧人所熟知爲得僧人二十二名分六運次發送
今日先去僧徒及軍官數人自此還來略言北道
事情云橫城倉則黃察聚軍二百五十餘名有旅首
金無敵者道過同行至咸興白土峴路阻不達而回
有定平品官及衙前都訓道等十餘人聚聚山谷之

間見僧所持公文字問車駕所在皆為涕泣自言
定平無府使若親府使來到則遺民多殺相聚討賊
又言近日賊乘小艇向永興為村民所邀殺幾二十
餘名高原人遇賊三名射殺二賊一賊脫去招引其
類來殺村民七十餘人以故民皆畏怖深藏弓矢不
敢發射賊令村民每石納白米一斗田米則一斗五
升既納則與佩賊牌不佩之民遇賊輒死故民之佩
持賊牌者比比有之監司抑永立隱匿於咸興白雲
山其女婿及判官則并其家屬散伏諸處我民潛引
賊兵圍抱皆被陷沒囚在倉中賊之在咸興者二百

餘名有賊籠鷹子八連載馬向鐵嶺還來留在之賊
見其賊聞其言相與呼哭有村民之納米者問其由
賊不答但云近日吾輩劍鐘生澁此不祥之兆我輩
恐死又於城中屯聚處皆作土室木柵云此則僧非
親見其得於村民者如此賊兵所到之處無人傳說
或云已到利城端川或云已入北道而三水甲山亦
皆為賊所陷云云大略如此其詳當待後運體探人
可知而巡察使宋言慎必已狀啓矣臣竊念賊勢滔
天日益熾張此當以計取之若以爲合之卒浪戰不
已取敗無疑今日爲將者遠多庸才全無計策今賊

兵急情已甚我民出入無間此其可乘之機不一而足苟能暫設方略詎知動靜內外相應如疾雷不及掩耳則一夜之間殲賊必多一挫之後隨處抄襲破竹之勢迎刃自解今之為將者徒觀目前全不念及於遠圖如北道之賊無人呵禁已踰數月窟穴漸成歸附日衆不及今早為之計恐有難圖之患且聞頃日北道來報賊變入金順乞金世武姜克成等巨即送空名告身使之傳給以勸其後今聞黃璫以不告於已而擅自來報以得賞職為非皆為決放順乞等退縮不出而欲來者還止云璫之處畧無刺如此不

勝惟歎臣又有所慮不敢不達觀此事勢賊雖平復難在時月之內而遠近諸處弓箭蕩然此處則收合江邊遺在者雖時未之絕而有難繼之憂至如黃海江原咸鏡道則兵民皆待空拳何事可為臣初到此聞寧邊有箭竹散失之餘只有三百餘部令誣事李尚哲督造長片箭又逢金羅道體察使鄭澈之行相議俾於到界之初即載送箭竹猶恐其稽緩之行移于金信元令發三縣之船數隻遮忠清道海島箭竹所產慶州取滿載以來此乃急切之務措備不可不急若自朝廷別遣一人登時取來分送諸邑多造

數萬餘部散于各道以為禦賊之用尤為便益

馳啓見沈遊擊論事狀

沈遊擊昨日夕時自嘉山來宿于此今早發向肅川
臣預送軍官問安于中路到館後即親詣候之則答
以多謝且云路中只着行衣不便相見臣今譯官更
通曰我以國命檢勅一路糧餉老爺無乃有分付之
事乎答云雖行衣未安相見無妨臣入行禮後遊擊令
設交椅自移其椅來就臣所坐幾於接膝云吾武人
不閑禮貌勿咎因辟左右細問軍兵幾何糧料儲備
幾何臣答以軍兵有管領之員非所管然大槩則可知

遂言順安及三縣暨李鎰軍數又言諸道處處起軍
勦賊之事糧料則粗備萬餘兵十餘日之糧今秋穀
已熟方百計措辦答曰此處之軍惟怯善交吾當往
彼親見其可用與否臣對以向來 天兵亦非不足
而適天雨失利今若 天兵更出則蕩平非難此小
邦日夜之望不然遲緩時日賊若集諸道之散出者
合勢西來則恐有難支之患遊擊曰前日將官之罪
不可勝言臣曰乃天時不齊而然非將官之罪遊擊
曰既誤宣機且誣言朝鮮與倭同反安有如此之事
乎其將二人皆當死臣答曰小邦之事天日在上不

須多說象元翁軫念如此不勝感激此外所說煩多而不能盡達同來譯官言遊擊來時少駐控江亭有一擺撥兒自順安來遊擊問我軍形止其人對云以朝鮮兵力無平賊之望其充住順安不為退北者必為多幸云云大緊我軍今日之勢極為孤弱每日惟向釜山院往來而已更無他策賊安居飽食以逸待勞寧有自退之理乎臣日夜憂悶不知所出遼湖城監之軍自遠來到頗慰軍情與之犄角稍可濟急而湖城監以肅恭事留軍三和獨向 行在朝廷急速發還使統其軍前進平壤之賊專備西正不備東南

在我不無可乘之便而近日我軍每出一道不為設奇乍進乍退終無望於挫其大勢極為可慮其他糧料等事隨勢措置從後馳 啓計料但賊兵未退警報相續郡縣人民皆無固志事事渙散難集充為憂悶

沈遊擊過去後有 旨祇受狀

沈遊擊過去緣由臣已為狀啓未及發送伏承具歲賫來有旨具審 下諭之意今日馳還肅川與都元帥金命元相議處置計料兵無多寡精鍊則可用戰無常勢乘機則可勝我兵直賊相持已五月餘兵

猶未練機又屢失至於器械諸具一皆未備今日之事寒心者非一然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故邇來將士頗願一戰而唐將之來適當此時處宜之間妨碍牽制恐不得自由極為悶慮

馳啓沈遊擊馮相公所言狀

譯官陳孝勇言內沈游擊到釜山院與倭通事張大膳相話後到順安語孝勇曰倭將欲與國王相見後講和之事張通事言之此則決不可為也孝勇曰老爺之言正當正當且老爺入城賊若攔住老爺使我國兵馬不得下手天兵亦不進攻則何以處之

游擊曰我奉朝廷之命入去席次死生有命且天朝豈以我一身之故不加兵乎游擊且招馮謝兩相公問曰我入城後賊將以欲見國王講和為辭則將何以答之馮公默然良久曰朝鮮雖臣伏於天朝而彼國各有君臣此事我豈敢開口乎且雖開口朝鮮君臣其肯來見爾乎此則爾以難事為辭寧不欲與天朝講和也以此答之何難云臣聞此言不勝驚駭要見謝相公語及此事謝曰游擊入城當以彼國各有君臣我豈得主張且爾欲見國王做甚廢等語折之臣以進兵勦滅之外更無他策之意反

覆陳說謝曰天朝豈有與賊講和之理各處兵馬
調發之際自致遲緩今當果矣勿疑勿疑云云二十
五日沈濟學拜見時欲反覆開陳而游擊只說數句
話更不相容遂日乘昏要見而游擊不肯相見至為
悶鬱當日午時游擊致八平壤云矣

乞東宮移駐江邊以通南方形勢狀壬辰

見本集

有旨祇受後馳報賊情及北道賊勢狀

本月十一日都承旨成貼有旨書狀 天兵近當

更為前進非但接應事重亦慮粗定人心更或搖動
卿其姑留鎮定更加措置事有旨臣到嘉山祇受
臣留此一二日檢勅定州以北接應之事欲還向安
州臣受命措備糧餉他餘利害非臣所管而憂慮
之極未免妄陳所懷即今賊勢猖獗益甚本道之事
十分危迫平壤之賊既無退歸之期而我軍敢戰之
士死之日多至於三縣乃一道根本軍糧所資且通
於黃海京畿及下三道者皆由此路若三縣不保則
順安雖有十萬之師而不可仍駐賊之散渙西出者
將不可禦矣側聞三縣之軍前後死傷者不知其數

僵屍如麻民心震懼而昨日有鳳山校生姜遇獵見
臣于安州言賊兵自他處更聚于黃州者其數甚多
云不無合勢之憂十六日之戰我軍進迫平壤而賊
兵之數多於前日云且傳者言大同江賊新造船隻
頗多繞聞我軍將進必招集醜類于遠近為添兵拒
戰之計萬一分道并山乘我困急直擣空虛則將何以
支吾其為寒心不可勝言今日之勢平壤未復則中
興之望邈無其期矣加以各處軍寇蕩然當初艱運
江邊弓箭輸到於順安肅川者亦多而數番之戰幾
盡散射安州留在長片箭兵各二千餘部又漸散去

將不日潰竭更何以繼之耶此皆切迫之憂矣唐兵
雖有先聲而尚不前來注來擺撥見者巨觀其氣色
多有畏怯縮紐之狀以途徐行到處遲滯凡兵以氣
用以勢勝若此者殊甚可慮大槩近日遠近民心頗
奮將士用命所患者無一將才極為痛悶軍糧則見
儲之數外知委各官使之漸收秋租而今年道內各
色貢物及內需司各司奴婢身貢皆令作米稍減其
數使公私兩便庶幾軍儲不竭並令該司且為量處
北道體探僧人覺慧等又以高原郡守邊潤勝及
定平人燕應國等五人承興貢生李汝諫等文狀來

到因言其道之事云高原郡守潘潤隱匿郡地賊尋
來圍抱潤僅以身免有一民以木弓射賊三人即死
餘賊叩頭求哀之際又欲射之而弓折賊因突進搜
索山中避亂之人盡皆屠戮死者千數其他處處男
女枕籍而死者不知其數賊分處設伏見人輒殺人
民皆隱避深谷不能出野餓死者亦多其遺民逢此
僧見公文無不涕泣皆言苦待官軍來活我輩云而
民之壯健者雖往往欲射賊而無一人持弓矢者計
無所出云又言賊兵已到鏡城為北兵使所敗 上
于時住會寧事村民傳說而未能知其虛實矣

馳啓沈游擊行止及糧穀分付狀九月二日
在安州

沈游擊近日在順安與倭相見問答之事都元帥狀
啓必已詳盡矣當初游擊到此所言則欲住於蕭
川安州之間今見先文直指義順未知何故大際游
擊之意似出於講解息兵之計夷狄無信兇狡萬端
苟其兵勢未挫豈能以片言單擊戢其凶鋒况我軍
疲頓單弱日堙 二六兵之來救而遷延時月屢退師
期前頭之事極為寒心 朝廷急速深思善處俾無
緩不及事之悔一路支持糧餉則前日措實之數外
移文各官使之隨便稍稍收合秋租各儲本官而咸

後縣民則自願納米以補軍需其數至於二百石臣
即給空名告身以勸其餘而惟賊兵未退人無固志
故公私蓄積未得悉意經理安州江艇所載諸慶運
米未能收入官庫泊在江面許多格軍等雜家冒
乞糧度日呼訴不已極為難處今見黃海道觀察
使柳永慶牒報內忠清道田稅米二千二百四十九
石黃豆四千九十八石分載二十艇來到康翎地唐
兵出來之數未能的知幾石留實公道幾石送于平
安道事跡呈唐兵出來日期軍數多寡時未得知而
黃海沿海賊倭出沒無常為一留泊淺浦未易運艇

之際賊兵來泊則亦恐有意外闕失之虞并令該司
叅商事勢急速區處或分半留泊于遼賊之慶分半
輸到三行朝似為便當

馳報沈游擊與倭問答狀

見本集

呈稟沈游擊拈意後分付各陣狀 壬辰九
昨日 天將金山院去來之由當日曉馳 啓後平
明時進去游擊下處問安仍呈小書書中略以老
爺約定地界寬立五日之限者無非虛設故緩行
計之地而闊道之情亦未免有所疑焉自今五日乃十一月二

十日對壘殘卒能堪露處而逃竄之民亦免凍死乎凶狡
之賊為謀百出刈草之外無刈禾穀其可束手坐視
而已耶論以焚蕩之例雖在界內提兵馳逐何如謀
聚散在之賊合勢于城中則凶鋒所指不可不策應
若至斬殺亦如違約之責乎此等曲折十分商量便
賜一言之決仍并令秦孝勇詳細措辭而臣則先出
戰所以待本府人民等又如昨日入府時遮道號訴
則游擊似為慙惻以言慰諭而過及到臣所在處馳
去不入口遣孝勇回答曰今日當到嘉山行忙路遠
茲負皇意所示曲折足知畏迫之情俺之處此更無

他意五十日之限已定難動其間若無大段之事雖
刈禾穀不必強為捕斬而不知彼乃兵家上策如
有可乘之機力或有餘則雖致大捷有何不可俺計
已在掃蕩云云之意保無可疑惟在量勢毋或時刻
忘戰俺還當在二十一二日間云當初措意固已如
此而傍觀之人未及詳知或疑其見賣於講和彼此
相疑矣今聞此言尤有所據可破遠近之疑慮設使
不即來援無碍在我之進退即將此意移文于戰所
及左右防禦使處使之更與相議量京進陣以試賊
情且俟其便而黃海京畿等道則已於李德淳之還

別為密關使之通諭諸將毋撓於講和之言益勵勤王之志各自奮勇次第前進事丁寧分付以送矣

馳啓賊形勢狀

唐兵出來時無定報傳聞二十日間或臨間出來擺撥見數十名以探候賊形事方在順安往來報變賊倭近日連出平壤城外四散搶掠見我軍來輒奔避入城其氣頓衰而黃州中和之賊亦聞蓋捲還歸雖其賊謀難測而大槩似欲還尋歸路若能處處設伏邀遮勦捕則中興之期似亦不遠

請差出朝臣一人勾管江華糧穀狀壬辰九月

臣前因朴忠傑聞忠清等處田稅米豆七千餘石留泊江華忠傑來時享掌令鄭熙藩使之看護臣今到肅川遠熙藩自江華來到言其船尚在江華不少軍糧若無勾當管攝之人恐或有闕失飄散之憂臣聞宰相朝官時方留在江華者甚多而前頭調度之任亦甚關重朝廷別差一人急急下諭使之管理且以措置糧餉之事允為便益

請收學田寺位海澤田稅以補軍餉且多造

火車以備戰用狀壬辰九月十四日

臣觀今日之勢一向危迫所恃者惟唐兵而唐兵之

來又無期限看其唐將處置未必不出於講解之計
狡猾倭奴非可以約誓戢其凶鋒且大時已寒士卒
暴露凍餒銳氣先衰為一賊聚類西下豈極寒心
朝廷請兵之後及沈游擊渡江後未知消息如何日
夜憂慮糧餉則前日所備粗可以支給萬兵若三四
萬出來則亦不可以此縑餉似當別豫措置更備二
三萬兵之食然後可無遺乏之憂而都邑倉庫一掃
蕩竭無計推移道內學田書院諸寺位田及諸宮折
受海澤田等今年姑令各官推尋收入可得數千餘
石可補一隅之用亦令該司急速商量施行且兵家

之要莫先於精利器械我國惟恃弓矢數百步之外
不能禦鐵丸數步之內不能敵短兵以故動輒敗北
其勢然也近日唐將往來時亦言我軍全無器械為
之惟歎云其實我國非無器械特有之而不用耳臣竊觀火車
之制極為便利誠制勝之妙鬼而安州所在只二十兩宜
則但二兩而古制頗不遠宜臣略加增損修繕運轉甚易每車
載勝字鏡箭十五箇試令合放則亂丸如雨聲振山野所當
之處人不得立若加造百餘兩四面排陣間以射手
徐行直進則賊兵雖多似難來犯此意臣已通於都元
帥巡察使其意亦欲用之故臣時方聚會匠人修造

而但車數不足聞義州所儲火車其數最多急時取出依新樣造作勝字鏡筒如不足則以甬昌字皮翎箭相間編之亦可用也臣聞有蘇忠漢者頗解此術而時在義州又火炮匠金繼守等以京破陣軍亦在義州云急遽發送軍前以備戰用允為便益臣職事之外不當瀆陳而事係閼迫敢此妄發惶恐無地

馳啓驛路之弊且請修葺山城以為保守狀

壬辰九月十四日

臣於一路之事雖非職掌而利害所關不得不達近日各驛凋弊已甚事變以後尤極板蕩驛卒幾盡逃

亡驛馬之時存者每驛多不過數匹而一應遠報及將士往來進上使命聯絡晝夜不絕鞭撻督責人不堪命至於朝士之避亂出入亦必依托公行無不乘駟責出驛騎不足則加以刷馬越站馳驅動經時日或因若已物累日不還今則驛路日益蕩敗無路支持雖有緊急聲息將不得趁時傳報極為寒心常時畿甸一路少遇凶歉朝廷亦為軫慮區處一禁乘駟以蘇驛路今八方之役俱聚於一路而事勢緊急百倍於凶歉令該司急速處置臣嘗觀東國史凡有兵亂必修葺山城聚民人保積粟其中以為據守之

計故雖寇賊充斥而一道之中尚多完全之邑近日則全不致意於此等事雖有天險之地皆棄而不守盡以倉穀軍器與賊而民皆奔竄山谷束手被其屠戮良可於悒今平壤之賊近在二息之外而各官方督捧秋糴脫有意外之虞又將有竊盜之患竊聞道內山城如永柔龍岡慈山皆險絕可守而安州以北各官如郭山龜城等處皆有山城若令其邑還上姑捧於山城以存遠慮有急則率民入保亦為便宜並令朝廷商量危急區處不特此道如黃海道瑞興等地及他道可守處一體知委施行實為今日之急

務

請修葺山城清野入保且移置海邊列邑之穀於宣川木彌島以備不虞狀 壬辰九月

臣前於狀略述山城之事蓋出於不得已蓋賊兵千里遠來已經半年豈能自為齋糧其實皆因糧於我耳設使平壤無積粟雖有百丈之城賊安得以堅據乎今賊兵久不出自秋深始有合類西下之狀安知其兇計又欲待我秋穀已收公私蓄積粗實然後更為鼓行之謀乎王家禦賊之策必以清野為上而我國不知出此傳聞京畿等地滿野禾穀盡輸於賊

慶慶皆然而平壤四面數十里內已熟之穀皆未收
獲賊逐日掠取者不知其幾肆意滿載而去設使村
民離散不時收入而軍民猶可設法於賊路合力刈
取則其為齋盜不至如是之甚誠可痛惜然此猶其
小小者耳各官罪平壤至近之地如順安肅川及三
縣安州以址時方督捧還上稍稍皆入於官庫而求
其捍禦保守之具則無一處可恃萬一不幸而又有
意外之變如前日之為則是使賊氣愈飽而長驅之
勢更不可止極為寒心臣之愚意急擇道內山城堅
固處聚本色及近邑之穀與其人民別之驍將為堅

守之計其無城子慶亦當移穀近海或於海島可藏
慶姑作假庫儲穀而臨時取用既備不虞之患且困
賊勢此今日至急之務也臣聞宣川木彌島距陸不
甚遠島內廣濶且有山守云若使此島在南方則當
設鎮守之而特西方不備海道故但為牧場如海邊
各處之穀亦當移實此處有急則使民入保賊退則
以舟輸出可以兩便竊念今日事勢危迫如此苟有
一端可行之策皆當急急行之不可以事勢已急而
莫為之而故不憚煩複至於屢瀆惶恐無地

馳啓糧餉措置狀 九月

唐兵出來日期時未的知一路支待糧餉定州安州
輸運措備米豆及其餘郡邑僅備萬餘兵馬一二日
之糧脫或一兵數萬多數出來則必有不足之憂
但今秋穀方熟零碎收合似不至於難絀平壤之賊
必須速為蕩平然後黃海以南可以鼓行驅逐傳聞
賊兵大半還歸黃州等地亦無留兵云而但近日倭
賊於順安近處永柔等境日日焚蕩間闖賊謀難測
殊甚可憂然此賊孤軍深入已經累月釐出標掠其
氣亦老苟能糾率軍兵隨處設伏乘機抄擊其勢自
衰而各處將帥守令一向畏縮不敢回前尚使殘寇

肆毒生靈塗地誠可痛心今秋風漸高弓力方勁馬
足亦健日望一天兵之來以見蕩平之期

條陳四方形止處置失宜狀十月

天未悔禍賊勢猶熾臣誠痛心近日因注來之言時
聞四方形止其間人謀不臧處置失宜者亦多有之
不得不達伏望留神焉

一曰聚兵自衛之弊昔唐時監軍悉聚軍中精勇
之士名為牙兵臨陣不戰而軍敗則先遁河朔
終以不振今聞京畿等處巡察使及守令等盡
聚道內精軍自隨其身或令分衛家屬平時出

入各官貽弊多端而避賊潛行未嘗一戰縱聞
賊報不問多少輒棄軍先遁如廣州水原加平
高陽等地之民初猶團結設伏捕賊而今則盡
皆散赴各處不能禦賊官舍間闕次第殘破誠
可痛心今宜下書警策毋使更踵前失且京畿
一道諸將之中惟揚州牧使高彥伯稍可倚仗
自揚州永平加平拖川之軍皆使彥伯統之俾令督
捕京城以東之賊又令全羅兵及兩湖義兵糾
合高陽交河等處之兵勦捕京城以西之賊以
成犄角之勢又使果川廣州金浦通津仁川富

平南陽水原等邑之軍統於一將皆各精抄射
手各於其地分屯設伏嚴加瞭望賊至則互相
通報登時勦擊且以遮遏南面使不得南下仍
使忠清全羅道為緹援若是則京城之賊其勢
日縮而恢復之形已成矣且江原道山林險
阻樹木深脉往往有百二之險道內雖云軍丁
鮮少而山谷之間以射獵為生名為山尺者甚
多苟能以重賞購之授以方略哨探賊兵去來
處處要擊射殺則賊必斂縮不敢恣意橫行而
今乃畏避先逃知恐不及使之如蹈無人之地

上以此意下書于監司施行民間如有殺賊者
其所得財物悉以與之官不得推入不得棄則
人人必力於殺賊矣

一修築山城督民入保此最為急務近日遠近避
亂之人盜皆奔竄山谷無所棲泊糜粉寇三者
日以千萬數安有如此慘痛之事乎若使之入
處山城而聚軍守之則賊兵雖散漫四出而人
情有所憑恃不至崩潰且一道之中多有完城
賊來則據險力戰賊退則乘勢追躡賊必不敢
肆意攻剽矣蓋自東萊金山陷城之後人以守

城為必死之道莫肯守之故賊如蹈無人之地
今則全州延安皆以據守得全故人頗知守城
之利若乘此際有所區處則人必信從而事可
有濟矣况秋候日寒而賊兵未退林藪未落之
後何處藏避宜令該司急速知悉舉行以救萬

一今日八道之中尤甚板蕩處北道江原京畿黃
海道而京畿黃海道則猶有倡義討賊之人至
於北道江原道則民心敗毀幾不知有國極為
駭愕今宜急急收拾大抵江原道山林最為深

險徃往人所不能通行道內軍卒雖少而山谷
之間擊殺猛獸名為山尺者其類甚多若處處
購募設伏於要害隨見輒射則賊必不敢近境
而監司守令只以遇賊奔避為心一不規畫使
之崩潰令其道江原道全為賊藪而與京畿之
賊連勢且與慶尚道海邊只隔一嶺若諸處皆
無追捕之人則一扑晉雖在慶尚道其能禦之
乎如不能禦則八方無地為我國矣事之危迫
至於如此可為痛心江道則賊勢稱漫固不可越
時收取江原京畿道之事所當及時區處臣請

言京圻形勢自揚州積城抱川永平加平等邑
之軍統於一將遮蔽京城以東江華喬桐高陽
交河長湍坡州等邑之軍統於一將遮遏京城
以西廣州果川衿川安山水原南陽等邑之軍
又統於一將遮遏南方三面合勢約束相通歸
令歸一氣勢聯絡且與諸處義兵同心戮力以
圖濟事臣觀今日京畿諸將中惟高彦伯家為
可任東邊之軍一委於彦伯其在西南之將亦
惟朝廷所擇耳如是然後江原道之軍與京
畿東道之軍合執崔遠金千鎰之軍與西道之

軍合勢忠清道軍及義兵洪季男等軍與廣州等
邑之軍合勢三面犄角相機進取先按精軍分
道出奇散出之賊次第勦盡則賊之在城中者
氣勢日縮而京城我民必有內應相圖者矣京
畿巡察使權徽慶事乖當人情憤鬱朝廷更
寄以巡察之任微不思討賊專收道內丁壯稱
為牙兵軍官自衛其身及其家屬賊退則出入官
邑責辦尉傳以為民獎賊至則數十里之外散
軍逃去且如高彦伯等雖欲盡力捕賊而不肯
分與精勇至於要邊亦瑋以大軍而廣州陷

沒委趙倣以眾兵而加平失守臣不知國家今
日之勢能堪幾敗耶 朝廷所以激發人心有
勸有懲者全在賞罰平時尚然况於危難乎如
黃海前監司趙仁得自臨津失守以後在相望
之地未嘗遣一卒勤王且以海州為金城鐵關
乘舟逃避於賊兵未至之前而既適監司而旋
為巡察海州牧使李泰亨棄城逃走留軍危地
離陣獨宿使康綱從津之民血肉狼藉罪狀如
此而猶保官爵四方聞之有以議 朝廷賞罰
之無章臣甚惜焉此等事臣本不敢妄言但國

事危迫如此而臣冒居大臣之後既知利害所
關不得不達惶恐無已江原監司姜紳亦非統
禦之才亦當以他人改差

一賊兵屯據京城已久民情狂安且迫於飢饉太
半入處幾與相忘極為寒心然賊敗去之時則
必盡為芟刈以泄其毒倭使不為芟刈而亦必
虜掠卷去百工伎藝舉為倭人知火炮水戰弓
矢等事無不教之其為後日之憂奮有紀乎此
亦急設方略諭以禍福使之登時自拔而出以
免死且有心於內應者亦當以優賞勸之以

動其心此亦今日之緊急者也

一各道將官不可不省蓋將官太多而號令雜出
守令人民莫適所從徒為貽弊無益於事今宜
急省其不能者如召募官等亦徒為紛紛其無
顯効者姑且罷遣為當

一當今急務惟在激勵人心使之興起如公私賤
之捕殺賊倭者皆即許免賤不可吝惜以失人
心古語云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且聞江原道等
處凡民射殺賊倭所集之物皆以平時賊贓為
例本官報監司置簿推尋若失之則或以民間

牛馬充納而監司認為己物私與所知之人民
皆忍苦言肯以射賊為心云其為無謂甚矣今
宜廣知知委凡捕賊而所得之物悉與其人官
不得推人不得棄則村民皆知殺賊之利處處
蜂起而賊勢少衰矣

一今日之所恃者人心古人以軍膠感士楚王撫
慰戰士三軍如挾纊蓋忍不在大惠不在小所
貴推赤心置人腹而已今凡在戰陣之士當加
撫恤而南軍義兵之在江華及他處者因往來
之使別以教旨宣慰以慰其勞訪問村落間

私自捕賊之人令所在官吏一一具錄 啓聞
而施賞使有激勵之心

一近日賊兵漸加其實我民被入者大半傳聞錦
山之戰賊陣射矢如雨皆我民耳極為可駭
蓋賊獲我民之壯健者皆即刑髮變為倭形而
驅使故民往往雖欲逃出畏見殺於官軍甘心
附賊以助其勢誠可痛也今宜別為事曰處處
張榜知委如自賊中來投者毋得斬殺使之各
還其居其有能殺賊或以賊情來告者厚加賞
賜以廣歸順之路

一倭奴短於水戰而當初淺慮之人妄言水戰非
便使賊任意登陸人謀不臧亦天之為尚何言
哉今全羅道舟師甚盛而慶尚道則蕩敗幾盡
明年備患亦是數月間事耳與賊雖幸而得勝
而慶尚舟艇若不登時措置明年與今年等耳
臣意當此 國家危急之際所當不計他事專
力為防備如以下三道奴婢身貢及他所出之
物盡為軍備預為知委于當事之臣於春冬之
間隨其賊退之處造得板屋戰艇百餘隻且以
善於水戰者為水使又以常時慶尚道種料米

質布盡餉戰士待變於海口然後可以有濟今
內賊未退固難議此然凡事不預則不立受任
方面之臣不可以不知也

懲比錄卷之八

辰巳錄

條陳討賊機務狀 壬辰十月

今日事勢日向危迫在我束手無策只望 天兵之
 來救萬一 天兵不時來到而賊勢猖獗則將何以
 待之况天時已寒糧穀將盡四方奔竄山谷之民日
 就屠戮幾無孑遺誠可哀痛臣竊觀倭奴非真有必
 不可敵之勢只是我國將帥之人士卒恒劫臨陣不
 能力戰望風先遁以至於此耳臣謹以鄙見條列事
 宜于後

一平壤之賊者合兵西下則誠為可憂然李鎰方
統兵在平壤之東三縣兵在平壤之西金億秋
等率舟師在其西南順安之師則又在北面當
預定約東乘賊兵西下三面兵合攻巢穴而分
遣銳卒尾擊其後使賊有所牽掣不敢肆意直
下順安之師抄擇精勇從旁勦擊乘夜掩襲又
多設疑兵進退合散迭出左右則可以勝賊若
不然而聞賊西來散軍奔避如前日之為則大
事去矣賊兵據平壤已數月餘前月間聞在城
中者甚少有可乘之機且平壤一城西北依山

而我軍每往來於芥山感福之野故賊亦專備
西北其時若從舟師乘夜潛入于大同江山多
載火箭器械出其不意而攻之則亦一奇策而
惜也我軍遲疑顧望坐失機會今雖晚備舟船
而賊已覺知且守唐將約束按甲不前凡用兵
之道寧拙速不可巧遲遲則彼得為計而我氣
已衰故難以有功然以此知委諸將使之相機
進取庶可收之秦榆

一兵家之要莫若先制鬼械我國與倭奴交戰較
其長短倭奴之長技三鐵丸也用劍也突進也

我國之長技一弓矢而已然弓矢可用於數十
步間而鐵丸則數百步之外中必穿透固不相
敵至於短兵相接則我軍尤不能支奔潰不暇
何以得勝近日唐將往來見我軍全無器械未
嘗不恠歎以急備器械諄諄告戒而我軍計不
知所出空手待賊誠可寒心臣竊觀火車之制
極為便利誠制勝之妙器而自變生以來一未
用之良可恨惜臣於安州寧邊搜出二十二兩
而制度不便處略加增損修繕每車載勝字銃
箭十五介若依此造作百餘兩四面結陣間以

射手按部徐進高低左右一視賊兵之所向而
一時俱發如風雨驟至賊兵雖千萬不敢當前
射手亦依車自蔽以避鐵丸大勝於防牌請義
州等處所儲火車急時收出一依安州新樣修
補勝字銃箭如不足則以字字宙字箭代之令
軍官押領送于軍前以備戰用

一賊兵屯據京城已久人情狃安大半入處幾與
相忘極為寒心臣竊念京師恢復之勢當自三
面蓋揚州積城抱川永平加平楊根等邑之軍
當統於一將指授方略蔽護京城以東江華喬

桐交河高陽等邑之軍又統於一將以捕京城以西
散出之賊廣州果川衿川水原陽川龍仁安城
等邑之軍又當統於一將遮遏南方以擊南下
之賊然後江原之軍與揚州等邑之軍合勢忠
清之軍與廣州以南之軍合勢江華喬桐之軍
則與全羅兵及義兵合凡有動止互相報知氣
勢聯絡約束相通則進可以掃蕩京寇退可以
式遏剽掠軍聲自倍而無渙散孤弱之患矣臣
近因往來之人聞揚州牧使高彥伯頗有膽量
善於其任此人可當一面其餘在 朝廷所擇

耳且諸道既有巡察使又有監司又有召募等
官號令不一莫適所主列邑疲於供頓人心益
離其間或有多聚道內勇士深居山谷自衛其
身及其家屬貽弊郡邑賊至則望風先遁散遣
軍卒既散之後又復徵聚以此前日鄉里團結
捕賊之人亦皆離散云此極為今日之大憂惟
望 朝廷申勅明示賞罰使有徵戒且凡所差
除務在得人而號令出一然後庶可有為矣如
黃海道亦有監司巡察使招討使召募等官此
亦當省其不急者如海州牧使李泰亨棄城喪

師浮遊海上而罰不及身人情憤怨恐無以整肅軍令

乞速行軍賞以慰將士之心且平壤判官李應

辯仍任狀

壬辰十月二日

臣令從事官辛慶晉往視左防禦使金應瑞結陣處及列邑諸陣撫慰軍情各處軍士皆言前日累次接戰時軍功等第都元帥已為狀啓而未知發落至有列狀呈訴者許多軍功磨鍊非造次間事該司必應次第施行而軍情如此不無憊然苦待之意朝廷各別從速施行以示賞不踰時之意以勸士心

平壤判官李應辯以罪白衣從軍領率一陣其後累有軍功頗有力戰之名退北之時獨留捍後軍卒多因此全活前月間有平壤府民等來訴於臣請以應辯為其府判官以察軍務其時被罪未久且未知應辯之為人不敢輕易狀啓今則民情如此而所立之効亦頗可紀從民願施行以或無妨而事係恩典只以所聞陳達

馳啓分行諸將乘機邀截事及往探唐兵消息請輸送軍寇狀

壬辰十月九日

臣前此回疑限日將迫則賊必多合醜類以為逞凶

之計即見黃海防禦使金敬老馳報十五日倭賊多
數入鳳山有向西之狀云當初沈遊擊定限五十日
若從九月初一日計之則今只隔十一日假使天
兵果到於限內而賊衆已多則勦滅似難而況至今
邈然往來唐人人異說不可憑信自古遠慮者少
姑息者多中國豈無論議異同而為之禦肘者乎
今日之勢極為可慮適巡察使李元翼以議事未安
則臣與之相議即通報於防禦使李鎰及祥原中和守
令黃海左右道防禦使使邀截賊來路或於大同江
渡涉之際乘其半渡尾擊其後截諸江中又令舟師

將金億秋從水路探哨大同門外乘機協擊但賊勢
若近則諸將之散在者恐難趁時邀擊五十日後賊
兵既多而聲音失信舉衆西下則其利鈍恐難預期
且臣之所慮者自賊入我境全資我國糧餉今因調
度天兵括括諸邑之穀積置一路而在野禾穀皆
未收入既有意外之憂將何收拾大抵此賊若於今
冬未及蕩平則明春財力益竭軍卒疲頓恐無恢復
之期臣未嘗不摧心折膺繼以泣血謹遣臣軍官一
人馳候唐兵消息朝廷急速探知出來遲速審諭
軍中使之毋失策應之機且矢盡一事尤為今日切

信而舉衆西來則其誰止之唐兵雖來恐亦已晚且
賊自入我境全資我國糧餉今因調度天兵預收
民間之穀皆積於一路脫有意外之憂將何收拾臣
私憂過計無任惘迫莫知所為弓箭臣累次狀 啓
至於請輸下三道箭竹今則諸處各陣壘皆垂乏僅
存數百餘部不足以備一日之用雖有百萬兵拱手
而無為事益危急 朝廷凡事急急區處使無難進
之悔

天兵進取平壤分道便宜狀 壬辰十月

調度使尹承勳牒呈內云云備邊司分路關字臣亦

未聞知據此恭詳唐兵若果分路以取平壤當自安
州爾川達於慈山江東以出於大同江之東而大軍
直趨順安可成犄角之勢若价川密遼順川殷山成
川三登則果為迂道非行軍所經道內各邑倉穀時
方艱難輸運於直路所餘無幾价川以東自初專餉
防禦使李鎰軍及順安之軍連續輸運尤甚蕩敗不
成摸樣今於倉卒之際遽欲辦出勢所難及 朝廷
更加詳審指揮大抵冬節已迫唐兵出來日期斯速
聞見急急密諭使得措置凡事而前日狀 啓馬豆
一日分給升數亦登時報稟于唐將弁為知委使得

遵行進兵道路畫成一圖
輸送備邊司以備參考
乞措置海島狀

安州請遣助防將狀

並見本集

黃海道一路軍糧措備狀
壬辰十月

天兵糧餉支待之事本道則時方措辦平壤以南黃
海京圻則各官無處完保民力亦皆蕩竭萬一此道
賊退之後諸軍鱗次過大同江而南則許多軍糧更
無辦出之勢必誤大事極為憫慮事須預立可無臨
時之患臣已曾遣關於黃海道觀察使巡察使處令

各官所收軍糧分置於道內山城與瑞興文化堅固
之處且儲且守以擬軍興之用但聞江華軍糧自忠
清道載來者六千餘石而朴忠傑罷去後掌令鄭姬
藩留彼勾當今則姬藩又為入來已向 行在許多
軍糧無人管領恐有虛疎漂失之弊 朝廷別為急
急處置或令江華留在朝臣之有心計者一人專掌
次知措置轉輸之事使無調度窘竭之憂允為便當
馳 啓糧餉措置事宜及請唐兵糧料減省且
乞朝臣一人以管支給之任調度使洪宗祿在
喪其代差送狀

調度使白惟咸賫來事目即時知委各官前日咸從
之民自願收合白米二百石以補軍需臣即給首倡
者空名告身其餘使本官雜役完護今白惟咸沿途
曉諭富民使之納穀免賤免役其數合五百餘石其
他諸條時方措置而惟是今年海邊之邑往往僅免
凶歉而山邑則全數失農許多征役之需无不取辦
於民今於還上田稅之外其他諸徭皆以米穀督納
民力恐不能支極為憂慮先為知委觀勢更稟計料
前日唐兵料米每人日給三升馬豆則一斗其數太
多尤不能辦今日晷已短一人一日之食只給二升

未為不足而馬豆亦減半給生豆五升則可為熟豆
一斗如此支計逐日餘剩自可推移此意於義州發
行之時令解事譯官詳告於唐將預定之規式通知一
以使之一體施行則免為便益臣通計道內各邑倉
穀之數雖竭力措辦而若至於六七萬兵則誠有難
支之患竊見沈遊擊 中朝報稟文字有蒸米及朝
鮮大米恭給之語謄書文字不能詳細雖未知何語
然其大意似足憂我國糧餉之難繼欲以中原米食
等物相補支給此等辭緣弁為預先明白稟呈使無
臨時狼狽之患唐兵出來時句當糧料計口散給之

任亦為重大萬一不能詳察不無處處疊受之駭朝廷各別擇出有心計官負使幹其任聞調度使洪宗祿遭母喪其代亦當急急差出與白惟咸分道措置可無遲緩之弊清川大定兩江浮橋若值天氣漸寒江水成冰潮漲流斷亦難依舊結泊此意亦不可不使唐將知之并令該司詳議處置

往視順安軍還到永柔馳 啓狀

見本集

沈游擊過去辭緣及分付諸陣將為進勦大兵出來與否速為探問指揮狀

昨日沈游擊自林畔來宿定州今日向安州臣進去問安仍云聞老爺之行將到且聞大兵不遠亦來欲點檢一路芻糧且欲迎候老爺來此云則答云兵馬近將出來一路芻糧須多備閣老雖不得親去點檢別遣管下之員點檢云而不為相見臣又令通事告之曰小邦人民渴望老爺之來久矣糧草當盡力措辦豈敢怠慢但老爺凡百之事明白分付軍馬之數及來到日期願詳示之游擊答云馬草必須三百萬束可給俺同行徐相公當隨後來到專為點視糧草願令此處官員同點檢云臣即移文于調度使白

推咸使之進去良策等處若果徐相公稱號人來到
即便同為點閱以副其言臣之愚昧固難察微知著
然自前每疑唐將處置有不可知今見沈將擊舉措
亦甚可親大抵自古救人與望採於人其情不同
中國之欲討倭賊不過為中國求息兵而已豈諒其
悶迫如此乎臣近觀各陣將士皆有一戰之心且以
冬節向盡萬勢益盛不可等待遷延故約束將士整
理器械為進取之計已分遣精卒勦擊於大同越邊
且聞平壤之賊夏間所入空廬盡撤牆壁今則以糖
禾蒿草編排障遮正好火攻數日前巡察使李元翼

親巡三縣諸陣約誓將士而迴矣今又沈游擊將又
入城中者累日遷延而其間事變或出於意慮之外
則將士之心未必不怠軍機重事亦不無漏泄之患
不勝憂慮伏聞禮曹判書尹根壽已為出來大兵出
來與否亦必親見可知 朝廷以此等悶迫不容遷
延辭緣明白說與主管唐將如宋侍郎之類聽其決
語速有指揮毋令益失機會前頭之事庶有稅駕之
所

論報賊勢狀 壬辰十一月

臣前者聞賊將有添兵之報即發遣臣軍官金善義

於黃海道傳通巡察使及防禦使等處使之與左防
禦使合兵邀截且急通於江華乘賊下來以舟師橫
截津渡以止其西下之勢且又通於防禦使李鎰使
之糾合諸陣之兵乘機勦擊且聞大同江等處賊兵
無備往來自如又令金億秋率舟師乘夜直上焚毀
賊船且以神機箭火炮等多數發射衝火於大同門
而預令一人潛布菱鐵於門外乘其亂出之際從船
上亂射各處諸將憚於賊衆皆按甲不前使賊千里
橫行一無呵禁坐令平壤克徒多聚前頭之事極為
可憂平壤地形西北險固而東南平易舟師一事固

當早施掩其不意可以有功而當初遲疑不准以失
機會十八日始為進去而無及於已聚之賊更遠節
制徒令賊兵覺知而少無所獲只以數隻空船備數
塞責亦何益於弔哉大抵軍律解弛遠近將士皆無
力戰之心賊氣日盛而我勢日弱許多戰陣所用器
械皆不整辦徒持弓矢以為禦敵之具夫弓矢固為
利器而百步之外不能當鐵丸數步之內無以制短
兵軍士既無所恃則其致奔敗亦不足怪今因慶尚
道狀 啓陪侍人聞兵使升晉擊破諸處賊陣時用
連弩震天雷此最為敵人所畏云今雖已晚猶可措

備而各官所有宸天雷皆失其制度不可以飛擊欲
更鑄成則必費時日江邊列邑所有急令該司翰到
軍前以備戰用為當 天兵出來日期未聞知雖
稱軍事尚密而期日已盡賊謀難測朝夕之間憂慮
萬端而環顧在我之勢無一可恃痛悶固極 朝廷
各別多般聞見計議亭當急急進論俾無狼狽之虞
江水若合則虜之事亦甚可慮臣意虜貪而無
計易以利誘如有更以來救之狀言說則姑為鎮撫
賞給以息其狼噬之患如唐時欲圖恢復不得不與
回紇連和蓋其勢然也臣言似透而實關大計不勝

區區門迫之忱累次陳達極為惶恐

馳 啓北道賊勢請巡察使宋言慎姑為仍任

以鎮人心狀 壬辰十一月

臣即見咸鏡道巡察使宋言慎狀 啓陪持人嚴祿
聞定平咸興等處之人羣起捕賊云北道之賊熾張
已甚而一道人心幾盡歸附恢復之勢比他道益難
今幸天誘民衷處處奮起此正收復北方之一大機
會但恐外兵不至形勢孤弱無以接濟救接則已聚
之軍將至濃散更無可為之望兵有先聲而後實者
急令孟山陽德等地聲言 天兵大至已蕩平此處

之賊而關西之兵不日踰嶺云云以堅民心又令江
界判官金大富等率兵稍近咸興之境以作聲援若
是則北道義兵必益乘勢而愚民之已曾附賊者亦
必畏懼分散或為之內應旬月之間庶有破賊之勢
矣傳聞宋言慎曰事出職言慎雖有所失但既已往
入其處以集人民而監司若卓然時在別害堡距咸
興絕遠恐難號令不如姑留言慎以責後效而北道
有軍功者及 啓亦陪持人亦當別加論賞速為發
還使有聳動之心北道之事臣常憂念今聞此言稍
可慰幸安陳所見

論李鎰代李贊事未便宜也

法守正全勝所言 天兵出來形止可疑狀

並見本集

有 旨祇受狀 十二月六日

去月二十四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及二十
五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安州一時祇
受其中商量規畫毋失機會事臣當與元帥議處近
日中和黃州等處馳報皆言賊兵連續下來兇謀所
在必非徒然而中和西陣新被陷沒賊氣益驕今之
事勢一日危於一日所當早為決計死中求生不可

淹留引日坐待狼狽此不待智者而知前月間諸將
頗有進取之意而適值將帥適代又有唐將出入講
解之事更成遷延今李鑑及鄭希賢等各赴其陣已
數日方有措置申市約束稍定相機之舉似不
可無第臣之所憂者自秋及今諸處軍民日望唐兵
既久不至衆心未免少懈且遊擊遠歸之日恐與舉
事之際相值再成掣肘憫慮萬端

祇受體察之命無陳賊勢狀

見本集

獲賊諜金順良囚安州狀十二月

臣於前月十八日送傳令于舟師大將有指揮事日
久而不為還繳臣怪之移文推詰則已於二十二日
從右防禦使處具公文送還云而中間無去處因次
次推問則公文捧受出來之人乃三和水軍金順良
自言公文及傳令納于肅川元帥處又受秘密關子
而去路中逢一人偕入平壤城中賊將見公文裂破
留二日持牛隻利草於城外因為逃還云其說荒唐
臣投致眼前今嚴杖數度而問之順良供招云順良
七月被擄入城自為往京城中與三和官奴莫同及
平壤私奴徐洪洪能為此福交結其類四十餘人皆為

賊所使自初出入訶察我國事情凡列陣中無不往來周流順安尤多往來安州義州等處亦有往來之人順良初自右防禦使處受傳令及公文直入平壤倭將見公文裂破傳令則受置其處因賞給徐漢龍等緇五疋順良牛一隻更令入來徐漢龍約於初十日間出來深事云云通來凡我國動靜賊無不先知至於山川形勢道里迂直行軍日期亦無不知固疑奸民為之耳目今聞順良之言賊間無遠不布極可寒心今幸因事發露招離現出之人方秘密設策期於購捕所謂為此福者亦於數日前被捉於右防禦

使伏兵處與順良對辨則以為此是往來之人與順良姑為堅囚於安州以待追後捕捉之人憑詰得情計料因即密通諸陣使之嚴加譏察事係關重先為

馳啓

數日後斬順良於安州城外梟首示衆自是其黨驚散未久天兵渡江而賊不知兵至使平好官出迎沈遊擊為查大受所擒翌日進圍平壤得以成功如賊間尚在而預為之備則事未可知間諜之有關於兵機如此

請留金良瑞措置安州守城狀

臣前達安州守城事蓋以平壤以北義州以南惟此
為控扼之地若失此不守焉無可為者此城固甚廣
濶守亦不易但有積粟而大軍在其前不幸而前頭
不利軍不潰散退守此城則猶可支撐而守城器械
蕩然不備欲得武臣稍知其事者以備意外之患故
至於安陳而久無黑白當此危急之際事事稽緩如
此臣竊未安必以見在武臣無可送者故該司以未
舉行耳適漢城判尹金晬自慶尚道來所率軍官金
良瑞乃前任守令之人頗似可任請以此人守城助
防將稱號使之勾當守城之事為當良瑞所率鎗炮

資取人二名則送于備邊司大抵自生變以後諸色
軍人潰散之餘火炮匠下來此道者無幾臨戰器械
不備聞京圻巡察使權徵處有京火炮匠四十餘人
聚於海中而無所用之云請極擇事知匠人十餘名
急急起送事 下善何如

論沈遊擊與賊講解狀

見本集

進取軍機遲速狀 壬辰十二月

今月初九日成貼有旨近見獻議皆以進討為急
每每促之有似潼關之戰徐以待之及類河之老

此間情勢卿有定見卿其搜括隱丁糾合義旅臨陣
節制進討勦滅事又於十四日有旨審其曲折量
其進退見可為之事臣與元帥及巡察使反覆詳度
今日之勢戰既不可不戰亦不可若使在我有堂堂
之勢而明知可勝則早已為之豈待天兵留時
質日至於數月之久乎惟其軍勢孤弱器械未備而
一舉蹉跌則存亡乃決故欲與天兵協力而後進及
兵久不來而寒節向盡則寧欲決死一戰而聽成敗
之數乎天益出於不得已臣前此累陳憫迫之情請
開唐將決語而處之者以此故也今天兵已為渡

江方約束諸軍多運糧餉為必討之計則在我既已
持久姑且待之以冀十全之舉不當難忍於數日之
間而遽時輕舉况賊兵前少而後多攻取之形昔易
而今難乎且沈惟敬家人方在賊中必聞此消息賊
知沈計不售大軍臨境乘其已聚之勢欲為先發之
謀事極危迫以臣所料沈初雖失計業已為之姑令
還報以緩賊心而大兵疾進使賊畏之而不敢動亦
便於乘機進擊以為得計矣數日來賊兵已集形色
可虞天兵若不急進恐有難及之悔朝廷百分
周旋俾令急時前進

大軍到安州見李提督議軍事狀三月正月
前月二十九日 天兵始到安州遊擊參將葛逢夏
先來初二日左翼都督李如柏率諸將繼至結陣于
城外軍容甚盛翌日發向肅川臣條列軍中事宜數
事并畫平壤地圖以呈都督出大廳招臣相見細問
倭奴多少道路遠近糧草有無及他軍事臣隨問對
之而退右翼都督張世爵又到暫留即向肅川已時
大將提督李如松中衛楊元等諸將又至臣出迎于
城外日暮提督出坐東軒招臣相見臣袖持地圖以
進提督命設椅近坐展地圖于卓子上以手指點道

路悉陳進兵勦賊方略縷縷不已且云明日同往肅
川與其處領兵將官共會詳議臣今日隨往肅川提
督所言甚多難以盡記大槩指地圖降福山曰天
兵當設伏此地令本國軍馬誘賊出來合擊勦滅不
爾則又使一技兵從東路合圍大同門四面攻之倭
賊為銃數百步外雖中不能傷人我軍之炮則可及
數里以此攻城賊必不支平壤既破然後又使一技
兵往北道其餘當向黃海道云各官所儲糧草時得
僅僅支給若多日留屯萬無接濟之理伏聞唐報在
道而運到無期云臣意令各官守令親自盡率境內

牛畜人丁員數輸運次到境各具輸運日時其中
尤甚稽留者逐一從重治罪庶幾輸到軍前可免窘
乏之患請令該司急速處置 天兵雖到而我兵當
因此際亦自致力然後可以有濟臣觀各陣諸將可
任統領者絕少而雖在編裨亦無勇銳敢戰之上傳
聞亦原居金瑩乃遇秋之子勇力絕人而為部事鄭
暉所率久在閑地殊為可惜前月中移文于京畿使
之起送軍前今聞未在我州當此臨戰之際勇士一
人有關金瑩不分晝夜給戰馬出送

馳 啓天兵過安州分付黃海道糧餉狀

臣在安州親聞提督所言既取平壤則大軍即時渡
江前進云黃海道軍糧極為可慮數日前黃海觀察
使柳永慶報穀數于臣其在道內郡縣及廣岩許沙
吾又浦龍媒梁者造米七千三百九十餘石田米一
萬五千二百六十七石馬豆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
石糖米一千九百八十五石名使積在沿途各邑則
稍可支持而一路方有賊兵恐為所奪皆散置隱僻
之處這時輸運亦難臣即移文本道令就其便近整
齊民夫聚合牛馬聞大軍先聲即時男負女戴輸到
軍前俾無後時稽緩之弊但當此民心潰散之餘恐

難及期以乏軍興 朝廷亦預預為措置指揮使得遵
行臣今日因人傳聞海州牧使以秦川縣監韓述為
之未知虛實海州為黃海道根本時方新復百事
蕩敗之餘任人得失成敗所關韓述為秦川縣監猶
不能治數月之間一境嗷嗷流散相繼况於海州乎
朝廷差除之事臣不當妄言但海州不能收拾則延
安等地亦難得保利害非輕不勝區區之慮因論本
道之事而并及之極為惶恐

馳 啓天兵過肅川形止狀

昨日 天朝大將來到肅川諸軍列陣野中以虜兵

一人侵撓問家踏死小兒即時集首示眾且給被侵
人銀一兩又給有人同伴銀二兩使之歸葬方欲
親自巡營之際擺有兒二石自順安疾馳而來有急
報大將先送左有都督又自率家丁十人佩弓箭急
急馳出諸軍陸續進發臣等不知何故即刻巡邊使
李鑑馳報當初查遊擊先到順安往來平壤者三度
今日誘率倭二十三名直到順安倭人見我軍登城
設備疑不進查遊擊手揮我軍使之退散再三揖讓
引路然後乃進設酒相對出其不意遊擊親自擊斬
首倭二人其餘倭亦皆斬首一倭逃躲追捕并斬初

六舉事時唐將一人又持與倭書入平壤今日必
欲又為誘出擊斬之計大軍已到保無他虞但軍器
火炮諸具在中途者尚未盡到極為悶慮

馳 啓天兵進攻平壤形止及請罷安州牧
使李民覺代以林仲探狀五月七日

昨日 天兵與我軍進屯平壤城外十里日晚進兵
城下初昏賊以密德出兵來戰 天兵多發火炮賊
不支退入城中 天兵欲於今曉入城取我軍前日
所造長梯于順安而去利鈍之形時未詳知若曠日
持久則糧草接濟之事極為悶迫唐糧輸運事依前

日狀 啓急速措置俾令及期當此事急之際沿道
守令多不得人以此百事皆不措置安州牧使李民
覺本以疎懦昏殘且緣多病不能治官號令不行於
下人臣從前每欲 啓罷而多事之際不欲適易新
舊且慮代者亦不得人留連至今今則決不可留請
別擇文武中有計慮勤幹可任之人不分晝夜馳送
臣昨招林仲探探問中和事觀其為人足可任事姑
以此人為之無治守城之事恐為便當

請分遣鄭希玄朴名賢等軍以防北路狀
平壤之賊數日內速為蕩平則即當分兵以防北道

之賊但兵家之事所難預知萬一曠日持久而北賊乘虛踰嶺出於腹內則此甚危急近日連見洪世恭馳報賊兵皆有西來之狀方此雪消嶺路通行之時以數少殘卒萬無把截之理臣意天兵既已到此此處之兵不患不之若分鄭希玄朴名賢等所屬軍千餘名扮作唐兵貌樣送于南道防戍之處則庶可無虞大抵北道事勢當初收復之形十八九成賊之精兵盡聚咸興以防北來之兵高源文川德源永興等地只留殘卒百餘且我民相雜出入略不設備若自其處掩其不意使賊首尾斷絕則咸興之賊必回

而北方鄭文字之兵與之合勢夾擊則旬日之間鐵嶺以北可以無賊此乃不可失之機而既不更遣巡察使如助防將等官率皆庸劣之人拱手坐視使賊勢愈熾今日之勢雖有唐兵北賊腹心之憂方大臣為之寒心請朝廷更加運籌區畫使無後時難圖之患

徵必錄卷之九

辰巳錄

馳啓 天兵已入平壤狀 正月八日

從事官金信元馳報內當日巳時到降福院後此唐將已為接戰四面攻城放砲之聲如雷如震巳未體探軍官李繼命馳報內唐兵破七星門而入我軍自含毬門而入時方斬殺云云一壤一城似已收復不勝慶幸之至謹先馳啓臣等進去順安檢勅軍糧等事接濟計料唐糧運轉等事更乞急速措置

平壤已復馳啓東宮狀

見本集

平壤賊遁形止狀

即見都元帥金命元傳通平壤入窟之賊全數逃遁
兵使及天兵次第進去都巡察使李元翼馳報內夜
中倭人自土窟全數逃去 天將曉來始覺甚怒我
軍不為候望而亦未即發軍追逐午初始為發軍出
去當初我軍在城下兵使則結陣於牧丹峯之北左
防禦使之軍在林原坪右防禦使之軍在含毬門外
而中和祥原諸陣及曹好益之軍結陣於大同江越
邊四面合勢中間李鎰因唐將之令與左右防禦使

俱在含毬門外八日之戰先自含毬門入與賊相戰
賊奔北我軍進至玄福站唐兵自七星門密德而下
驅出我軍使不得在於城中李鎰之軍則有唐將一
人率軍士四人監制進退而既無譯官言語不得相
通進退之際少違其意輒以劍背歐打使不得任意
故我軍凡有所獲亦為被奪云云但軍中之事制在
主將不可全聽唐將號令而不為指揮李鎰雖退陣
於普通門外而若留防禦使一軍在詠歸樓近處遮
遏南下之賊則不至於全然無獲而處置未免踈濶
使籠中之兔得尋生路其為痛心莫此為甚黃海一

路糧餉接濟事臣已屢為移之本道且令傳通於京
畿江原道官軍義兵使之糾合兵馬合勢勦捕而別
無體察他道之命未敢擅便指揮只待 朝廷處置
隨 天兵到開城府及館津浮橋狀

臣先到開城府即為奉審于 穆清殿殿宇皆被賊
兵毀撤只存瓦礫 賊容所在倉卒亦未知何處不
勝流涕痛憤之至京畿糧料自江華舡泊于後西江
回民力不齊未得趁時輸運提督到此留一日聞京
賊有遁去之形欲累三日糧以進而計無所出大槩
京畿之事此他道元為踈濶若大軍入京城而人馬

糧餉不繼則狼狽之狀不可形言臣雖文移督促項
背相望而人心解弛各處義兵軍官一無來會者事
事如此極為寒心館津浮橋臣與判尹李德馨馳去
監督僅得成形但江面大濶馬軍似難俱渡故提督
欲使騎兵由淺灘步兵及車子由浮橋以濟臣隨大
軍將向京城他餘事追後馳 啓計料

處置金敬老稟 旨狀

本月二十四日戌時宣傳官李純一賫奉 標信來
到且祇受承政院書狀金敬老罪狀極為駭愕並遣
宣傳官持 標信馳往軍中先告 天將處斷事有

旨臣以有旨辭緣告于提督則提督使人傳言曰
金聚老之罪本當處死但京城未復將官一人有開
吾將移咨國王請貸且下牌文于陪臣須令敬老
來此叩頭立功續罪臣又告曰軍律不可不嚴敬老
之罪本當處死特以將官故不敢不先告於老翁耳
其罪則難可貸提督笑曰雖然今姑貸死使之立功
今晚臣與元帥等問安于提督則出送牌文且示咨
文草其意亦如牌文之辭伏念敬老之罪死不足惜
今又散軍獨來今與高彥伯李時言等追截京城之
賊則托以無軍徘徊不前臣已曾決提督令前進今

在坡州等處已馳遣軍官使之捉來但天將牌文如
此似難處為處幽而標信已下不知何以處之大
恐既告於天將則第從其令觀後處斷而李純一
等奉標信姑留於此亦似未安更此馳稟牌文
書上送

馳啓京師以後糧料難辦緣由及提督自
欲賑救飢民狀癸巳正月二十五日

聞京城倭賊多聚且軍器未及齊到今晚出令
調兵三千名馳援龍山吾將起程親到京城觀
勢云而深以糧草未備為憂臣欲先往前路親

於舉則提督許之有張總兵在傍云大軍方在此
議政先去則凡事恐益難辦不如姑使留此提督
然臣以此姑為仍留而京畿之事板蕩尤甚舡到
西江者亦難赴時輸入故昨日提督令軍兵往受
其處而馬豆草料尤為之絕雖將官之馬不給芻
豆已累日提督為人嚴而不苛且於我國之事多所
寬護而事勢間迫日甚一日當初賊兵雖未退而江
華等處軍人及避亂之人其數過萬若能先為知委
分部整頓賊退之後即以其眾一齊收入則事之難
處不至於如此之甚而此道號令多門人心漫散平

日官家使喚之民盡入於義兵不事官後其餘則巡
察使以下各有所率名為牙兵不即調發奔走舡泊
之穀近在三十里之地而無計輸入雖焦心竭力而
事未易集臣實因指南陽水原七處倉穀輸入京城
事亦累為移文頃皆相望而全羅監司權慄京畿左
監司成泳尚不使一介之人來到軍前稟定約束探
候師期亦未知何故如使大軍入城而糧草不繼則
如臣者雖萬死不足以贖誤事之罪日夜痛憫提督
於黃海一路見百姓供頓困苦深加怜愍昨日與鄭
同知趙知鼎等私語云此邦之民亦立待死其無惡

濟之事否。提督對以常時則春勿必舉賑恤扶民之政而今則官家無穀六亂未定故計無所出耳。提督憮然曰吾行月三分布千餘疋欲以此質穀賑恤飢民共可為事。提督對曰民間豈有可質之穀乎。提督深加嘆息且曰吾昔在寧復聞民有賣妻者召而責問其民云貧不能畜妻故也。吾以私銀贖還其妻且給粟二十石使之完保。大抵民惟邦本固邦寧陪臣等其知此意乎。凡人要須濟活人命得天陰陽然後福祿長遠。趙知縣曰謂此國刑杖六重路見拷掠人者必於膝脚此人身要緊之處少杖必死與中國之法

異矣。提督曰謂通事曰中國被獲子擄掠處則人民久不還集。今汝國賊退之後民皆來供官役。至於兒女皆負戴且無官負一人從賊去者云。汝國人心忘厚可嘉。且縷縷言民生可憐之意云。臣觀黃海一路之民久為賊所侵害聞天兵之至寧多盡力供頓或有以糞漿斗餅迎候者。提督以下將官深加憐愍。而其言愛民保國之道頗有古名將之風。非但為摧堅陷陣之類。古敢此陳達而方春賑貧等事雖不暇舉行而慰撫遺民勞來還集之術朝廷預為講求十分措置為當。守令多取不經事武臣雖因一時應

敵之計而民生以此益困賊退地方必先考其能否
有所澄汰然後民政庶幾可舉

馳報李提督進軍碧蹄不利還駐東坡及請
輸運唐糧以濟大事狀 正月二十九日

二十六日提督由開城府過東坡水渡臨津淺灘駐
兵于坡州二十七日提督及李都督率家丁百餘名
馳向碧蹄將欲自體擇于京城諸軍皆不動是日曉
頭查總兵與防禦使高彥伯馳到昌陵近處賊多設
伏兵于山谷間先出數百餘人誘引搃兵揮軍掩擊
賊披靡散走斬獲殆盡欲引退之際賊後隊大兵繼

至提督行到惠陰嶺間有賊兵馳馬突進路中馬蹶
墮落頰微傷良久而起因前突賊陣賊衆多於天
兵先鋒數行而天兵之繼進者未及到天兵因
為賊所逐提督殿後而退大軍鱗次退來駐坡州
天兵死傷者數百餘人提督家丁與侍者一人亦死
提督馬上痛哭到坡州夜間亦哭巨等即為問安提
督答云將官見敵先退以此還來云因令諸軍嚴
設警守二十八日早朝欲進駐東坡已與節元帥金
命元接待使李德著言曾勅書李誠言請送祭使權
徵等同進極陳不可退軍之舉反覆懇請提督出立

庭中諸將環列左右招臣等熟之曰吾軍昨日勝捷
別無敗北之憂今之欲駐東坡非有他意只緣此處
馬草絕乏後有江水火砲器械南方死之亦未嘗到
以此欲還駐東坡休兵數日更為整葺以進臣等齊
跪極陳不可大要以為六兵已進若退一步賊氣乘勝
民心動法此誠甚關且南方義兵及各處將官聞大
兵之到皆至漢江軍糧連續輸到老翁言不可不念此
而遽即退軍半些處遺民間王師之來亦谷自扶携
來尋舊基今又棄去必盡為賊所害何可忍此提督
云吾之初意本欲體探而來今之還駐非有他計只

欲休兵更來臣等力爭不已提督手持報六奏文以
示大要以為賊兵之在京城者幾二十萬而唐兵只
數萬且多死傷曰請添兵運糧示端又言身有病患
之事臣以手指點告曰倭賊之在城中者多不過萬
餘緣何得至二十萬提督曰爾國文書中所言如此
矣臣又曰賊兵豈有二十萬之理本國文書中安有
此語提督曰文書有之不然吾豈知之臣又曰此大
事願老爺再加三思節度使李焞又有前跪請將官
以下皆揮斥而其中張撫兵世爵尤主退駐之說至
於聲色俱厲使之速退而提督溫言譬曉反覆不已

臣不得已還退既已三遣體察使俞泓繼至今譯官
傳告不可退歸之意則以為已定云即為行軍還駐
東坡京畿糧餉當初輸運遲緩艱困萬狀至於馬草
則之絕不繼且路傍原野賊皆焚傷四山焚盡寸草
不遺坡州一境尤甚百里之內無復村落所見慘酷
天兵所過馬死者相望於道其餘亦皆瘦瘠不堪馳
驅種種悶迫非止一端京畿巡察使權徵監司李廷
馨等全委措置體察使俞泓又為檢舉非不盡力而
事多未集大軍在道而糧草俱竭臣雖扣心而無可
措之勢蓋緣此道久為賊數致此狼狽今到急迫計

無所出唐糧未知今到何地急速催促不分晝夜輸
到軍前以濟大事

馳 啓天兵自東坡又退開城府狀

今日曉臣與接待使李德馨等俱詣提督下處問安
提督出令軍馬分坐欲送于開城府使之休息火箭
器械亦令送于開城府臣甚恠其由令譯官問之則
答云此處無一房屋天若下雨軍器盡濕則不可用
獨不見祖承訓之事乎臣告曰前日自坡州還駐東
坡遂近民情莫不驚懼今又分兵送于開城府則雖
老爺劫於兵更進愚民豈知此意且賊聞之必不勝

西下前功盡棄願老翁還軍還進曲折明白分付陪臣
亦當分道急措開城府糧料提督怒曰吾豈有退去
之意爾輩何以不曉事而多言耶臣不得已退來大
緊提督昨日不用南兵與數十騎卒遇賊兵不利而退
所當申勅軍馬更為進取之計而遽為退駐今又欲
退開城勢其可殺而不肯明言若聞退歸之言則必
發怒若天兵因此而退則賊氣愈驕必乘勢長驅
恐大事因此不濟不勝痛憤之至且京畿馬草全不
接濟自將官以下戰馬一日倒殞者無慮數百餘匹
其餘皆飢立待斃欲刈取則軍人不來欲輸運則江

華通津等邑海島往來必經數日臣初非所管地方
事非預措臨迫之際計無所出

請急速輸運唐糧狀

癸巳二月一日

京畿糧草事臣自前憂慮必知狼狽如此已曾累陳
於狀 啓畿甸本是殘薄兵火之餘滿目灰燼唯江
華喬桐等邑稍似完全前年禾穀亦登避亂之人及
義兵等充滿其中公私舡隻之聚泊者其數不可勝
記若能先事措置收聚萬草於通津江華等處細折
五六萬石分載舡隻又以島中之人略有統屬分運
輸到則可以接濟至於軍糧則先計見在元數而知

其軍馬幾日之食不足則預為輸運忠清道內浦及全羅道海邊倉穀有裕之處積置近境臨時灌輸亦可不至於窘竭聞江華前日留泊之舡私相給與所餘不多又不約束人夫登時輸運事到目前然後方欲取辦文移往復動經數日雖百般督促難可立辦今軍糧則稍有餘儲可支數日馬豆則竭乏已久馬死者相繼於道今日之勢固知做措昨日天將欲還駐開城府臣與李德馨等多般哀乞姑為留駐夕間招通事密語更催後兵欲為進取云云而唯賊兵屯據京城我兵利鈍似難預期或曠日持久則糧草

俱竭進退不得任事之臣雖萬死而不足贖誤國之罪唐糧八萬餘石若能及時追到庶可支給而尚無到近之報臣不知一路所輸今到何處江水已解舡路輸運之事亦須急急措置無失事機事 朝廷別據善處當係悶迫屢次馳 啓

提督還軍開城府狀 二月三日

昨日提督欲還開城府少休人馬臣與李德馨等多般懇陳大兵一退民心解散之意反覆論辨最後提督裴怒曰吾不過欲休兵更進豈有退歸之意爾等何不曉事而煩詒如此耶仍為停行初昏招通事碎

左右密語進取之計甚悉且曰正月吾奉命對衝不
吉故落馬又不刻於擊賊必須於來月可以進兵傳
語陪臣但自知之勿泄於人今日朝以戰馬多死親
自設祭適天氣微陰提督言天雨則當退駐開城臣
更進請少駐而終不聽只留南兵砲手於江邊馬軍
則盡還開城府極為悶痛大抵提督於二十七日獨
引家丁輕進不利因此退駐東坡而諸將中如張世
爵者尤主退駐之說今又自東坡更退開城府雖云
休兵更進而其言亦難料其必然糧料之事臣前已
狀 啓當初只備一路一二日之需今大兵留開城

者四日留坡州者二日又留東坡者三日顛倒追隨
彼此不及因知所措賊兵尚留京城若大兵從此遷
退大事將去臣心驚天欲死無地更欲極力懇乞
未知聽從與否而提督攻城取勝全用南軍及其論
功之際北兵居上以此軍情似為乖張若但以一勝
為功無必進之意則臣區區寸力勢難挽回尤為
痛懇

請急運唐狀

二月七日

天兵入京畿界今已十五日糧料接濟百計無策前
後船運後西二者五千餘石以黃海道金郊所儲

米豆二千餘石更取於海州延安牛峯兔山等邑添
補而猶未嘗定在東境者米豆亦四千餘石今方更
為流下後西江以為添補之計提督初欲於今日進
兵不意天雨連日道路泥濘馬腹皆沒勢難進兵連
留若此而日氣猶未清明以後遲速亦難預料加以
開城府人民惶散尚不還集凡事不成頭緒三道體
察使俞泓曰天將發譚來到聞持平郝夢寅所言
已適體察之任即發向江華臣本以愚昧且初非所
管地方凡運糧調軍等事濫不知首末而倉卒當此
罔知攸措雖文移於全羅忠清監司催督南方之穀

而遠水不救近火何能及時調度且京畿以及江原
之界兵火之餘數百里內無復人烟軍民無不飢困
負戴運糧者相繼道死而平安節度使李贛之軍時
在坡州絕糧已久死者甚多更無推移接濟之路尤
為痛憫京城倭賊體探之人皆言尚無出去之狀昨
日谷山郡守馳報內安邊賊將奉二王子向入德
源云賊謀兇譎難測得無堅守窟穴以待後兵乎事
事可慮朝廷各別講求善策唐糧輸到之事是火
措置而北道防備等事亦十分申勅待變以防意外
之患

陳賑恤飢民狀

見本集

提督分送六千兵還守平壤狀

二月十日

天兵入留京畿境今已十六日悶迫之事難以枚舉且緣雨雪連日道路泥濘提督以此不肯進兵昨昨臣往東坡監督館津浮橋催運糧料有人傳言天兵萬餘發向金郊云臣不勝驚駭達夜馳還問殿由于接待使等官則云谷山郡守馳報北賊自安邊向德源李德馨傳示沈遊擊沈即言于提督提督即騷動以為賊若從背後衝突則我兵必危即發六千兵

還送平壤使之守城而猶無前進之意稟其意向所
在則只言我豈有退還之理今朝乃追還南兵而亦
未知畢竟如何諉以路乾當發而今日又為下雨路乾
無期極為悶慮

辭免兼察軍務狀

二月十一日

臣前年七月受命以檢勅一路糧餉事出來其後
九月間伏承有旨有兼察軍務鎮定之教蓋緣其
時有為而然耳今則別無可察之事而臣前所云元
帥之任不容有二號令雜出有損無益者朝廷所
宜更加詳察也自古軍事必須專任責效若使一人

已任其事而又使傍人參錯無不敗之理此易有與
尸之戒也况臣性識昏劣從前竊據誤國誠甚今於
危急存亡之際更犯古人所戒以速償敗其罪益大
又臣自亂離以來公私痛切憂憤成疾往往狂叫絕
氣思慮精神日益顛倒死無日其勢已不能參理
軍務敢望 聖恩還收兼察軍務之 命使之專力
於所管糧料一事

天將已定旋師非緣糧餉之絕狀

今見提督咨文緣各處運糧不繼難於前進至有還
師之語垂成大功將虧一篲云 朝廷遠在凡百措

置全委于卿而莫重芻糧不為趨措至於提督移
咨有此旋師之意予心尤為缺然卿宜竭其心力十
分周旋無使之絕事本月初三日左副承旨成貼有
旨喜狀臣在開城府祗受京畿人力殫竭彼此輸運
之間不無淹留遲滯之事至於近日則南方運糧連
續來泊時在江畧米豆并一萬餘石提督還師之計
不必在於糧餉之絕不幸自碧蹄輕進一跌之後遽
為退縮自碧蹄退坡州自坡州退東坡自東坡退開
城其意可知今日已定旋師之計臣呈文陳辭前後
懇乞力已竭矣自中已定之計不以微言而有所移

易大書將去莫非臣等無狀之罪伏地痛哭不知所
達

馳 啓賊兵犯金羅監司權慄陣敗退狀

他餘事前已狀 啓 天兵尚留開城府臣以料理
軍事欲與元帥金命元相議處置來到東坡本月十
二日午時李賞馳報內京中賊多出陽川犯金羅巡
察使權慄駐軍之處時方接戰云云臣前到臨津令
各陣及義兵急速馳救十三日曉頭李賞馳報內倭
賊三衛出來一衛持白旗一衛持紅旗一衛持黑旗
圍抱接戰良久三衛皆為我軍所敗死者甚多遁去

又據義兵將禹性傳馳報賊兵來犯金羅陣聞報即
時分軍繼援又自率舟師水陸繼援次發去云云近
日賊兵自平壤敗歸之後不敢出入已久而 天兵
久不前進賊又生心連日出沒漢江以南其數尤多
不勝痛心 天將之意雖未詳知當初碧蹄輕進不
利一向退縮每諉以天晴路乾則當進云而懼賊在
城中者甚多近日體探之人還自城中者多言賊兵
幾盡出去 天將欲於數日後進兵適有譯官吳廷
福者十餘日前自江華來謁 天將因請自為體探
挾唐人一名同行久未還來昨日始為來到徑自入

見天將言賊兵之在城中者無慮三四萬且言陪臣等使我言賊少而今以實告當得罪云天將甚信其說更停進兵之計且留廷福在側以防得罪此輩情狀極為叵測徐當觀勢處置糧餉則南方舡運今始來到東坡站下到泊者米八千餘石豆三千餘石足為六七日之需而今方南方之穀連續來到糧餉粗糲若能及時進兵賊兵不無望風退北之理而天將之意亦無速前之計臣與接待寺官苦口力陳到此再三呈文只言不減倭寇無退歸之理慎勿致疑云云而觀其處置則有退無進百計乖張固知收措

有旨祇受後馳報糧料措置緣由狀二月二十

二月初九日右副承旨成貼有旨書狀臣在東坡祇受凡糧料芻草若非本處積在則必須用力運轉及其期限然後可以接濟大軍如使轉輸不時則雖萬石之穀在於相望之地而軍行未免飢餓當初自開城以上非徒賊兵未退而一年焚蕩之餘公私殫竭更無辦出之路故自前年舡運南方之穀置諸江華以待軍興其數至於數萬餘石若能先期整齊舡隻收拾人夫開大軍臨到以舡輸泊于後西江而又

以所收人夫登時運入至於匆匆草則一路亦無可辦
之勢若預為收取於延安江華通津豐德等處多聚
公私舡隻趁時輸到則似不至於狼狽而事未預措
但於賊退一日之內招呼開城一府漫散之民奔走
轉輸彼此不及一日二日之間軍已告飢馬已疲頓
臨時雖竭心焦唇亦無奈何自平安道以來各官之
中不能理事之狀開城府為最其致天將之責怒
無足恠也今則戶曹判書李誠中與運糧使權徵兼
留守李廷馨留在開城府分戶曹判書朴忠保留東
坡檢察糧草而東坡則時方遺在米六千九百餘石

且二千一百六十餘石其自忠清金羅道載舡而來
到者亦且數千餘石而平賊之期未知何日坐食之軍
處處屯聚事勢悶迫固知所措唐糧八萬石其數甚
多即今水路水解舡行無礙而大同江下流多有舡
隻急時收合別遣勤幹之人領來事朝廷別為善
處

馳啓京城賊勢速請提督進勦狀癸巳三月二十

日在東坡

近日城中賊勢體探來報之言終未的確大緊城中
賊衆於十二日辛州之戰死已甚多此則逃還人所

言如一矣忠清水使丁榮馳報內十五日以舟師直抵龍山倉下與倭賊相對放砲賊之結陣江邊者殆將二萬云而漢江以南自沙平院焚蕩之賊比前益熾以及竹山忠州陰竹之境賊勢浩大原州之賊來會忠州多輸糧草積置於彈琴臺越邊云云全羅巡察使權慄聞賊兵謀欲再犯遽為移陣來到坡州陽川以南之軍忠清巡察使許頊之軍全羅兵使宣居怡之軍又復退守水原克城蓋以天兵退駐之後衆心無所憑依紛然俱退臣欲更督權慄還守幸城而木柵已焚軍無所據不得已使姑駐坡州後山城與

李嶺高彥伯等軍鱗次連營既以固守臨津以南又乘機勦擊京城東西以為進取之計至於忠州湖南一路則雖有義兵此少之軍而官軍盡聚京都其地空虛脫或賊兵衝突南下則兩湖郡縣決無支撐之勢殆非小憂故臣令忠清巡察使分軍把守本道要害之處更為申勅各處義兵使之極力邀截而大緊今日大患惟在於糧餉之絕湖南之軍則稍為自給李嶺所率之軍皆是平安道遠處之人經年戰鬪疲困已極又無糧食逃三者大半餘存者率皆飢餓面黑僅續聲氣所見慘酷其他如高彥伯等軍絕食已

久公私各官一樣蕩竭無計辦出不得已除出軍糧數百餘石以救一時之急而終非可久之道此等悶迫罔知所處天將查總兵留在東坡王必迪李寧以下在開城府臣與都元師金命元逐日陳懇請速進兵而每言稟請於大將不肯決計傳聞李提督時駐鳳山頗有悔恨之意欲還師南指接待使傳通辭緣亦如此萬一起此諸賊未盡合勢之前糧餉不甚乏絕之時大軍更進大功可成朝廷別遣重臣至誠懇請以濟大事

馳啓北賊盡聚京城我軍設伏截殺緣由

及糧餉之絕狀

癸巳二月三十日

近口北賊自淮陽鐵原連續上京臣前日移文于李時言及助防將鐵原府使金軼使率平康伊川鐵原安峽之軍沿途遮截相撥邀擊又令京畿防禦使高彥伯分兵設伏于揚州之境以待賊至出擊事約束矣本月二十六日高彥伯馳報內軍官盧松領軍設伏於典農峴倭賊十餘騎倭倭二十餘名出來橫行我軍不意突出接戰斬倭五級又二十九日高彥伯馳報內伏兵將閔海二十七日沙彌里伏兵待變未明時北賊無數入京已時三流入軍官慎著具忠卿

等并力合擊射殺不知其文又一時到付高彥伯馳
報內祝石伏兵將俞鑽馳報內二十八日賊始自拖
川上京自豆驗川至長水院處處作陣從後倭三十
餘名上來諸將一時突出尾擊終於盡殺又據江原
防禦使李時言馳報內賊兵二十二日鐵原地長林
廣野二息程許金化地遍滿道路數日留屯防禦使
率兵設伏二十五日賊先鋒喻加乙嶺後軍未到之
前突出掩擊賊驚惶奔散我軍乘勝追擊斬首九級
又軍官李桓與金化縣監合兵勦擊多數射中斬頭
二級云云據此諸報參商事勢此賊已為盡入京城

間間留在抱川等地盤桓不進必有奸謀而積城州
寧連川等地蕩然空虛無一卒把守而京畿義兵官
軍自初托以天兵支持已盡散去今雖欲聚合以
為把截江津而軍糧之絕勢難措手當初平壤戰勝
之後賊皆奪氣其在京都者大半南逃若能乘此機
會及其北賊未來之前鼓行勦滅其勢甚易不幸
天將一跌於碧蹄遽為旋師我軍則坐待天兵遲
留過時使難得之機容易蹉過極為痛心今高彥伯
只以飢疲殘卒數百往來於坡州揚州之間僅斬一
二零賊巡邊使李寅之戶雖有千石餘名而饑羸

困頓難以進取其他義軍守行軍之名而實無
所用忠清巡警使許頊嘗初牙在揚川亦以賊兵充
介於安城稷山之則不得已退守其處以護南方糧
道而惟全羅巡察使權慄駐軍坡州山城地形險絕
稍可自守全羅兵使宣居怡調度御史邊以中之軍
時留禿城忠清水使丁傑率舟師往來於龍山之下
欲以牽制賊兵使不得肆意西下大槩軍食不足則
雖有百萬之軍無所用之今艱收各處糧穀萬餘石
留泊江口以為天兵之需不敢他用此外京圻各
官此少之穀亦皆擬辦唐糧不肯分餉我軍而右道

則無一粟有餘穀百計之思誠不知何以為計

德慶錄卷之九



